

戀之崖戀

著 塵 白 陳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懸崖之戀



懸崖之戀

陳白塵著

季益出版社



3 0614 2576 9

本劇係以俄·奧斯特洛夫斯基所
著之『沒有陪嫁的女人』為藍本。

——作者——

854.6
385-34
2

人物：

余友楠——一位做進出口的鉅商，年卅餘。

胡子雲——重慶的紳糧，兼營着不掛招牌的商業。年四十許。

汪奇——別人叫他小汪，二十五六歲，是一位祇要有利可圖，什麼生意都做，什麼門路都鑽的活躍人物。

李鍾秀——破落地主，終日無所事事的，四川人所謂的「公爺」。三十餘歲。

李妻——年相若。本名范婕，但大家都叫她李太太。從某一意義講她算是個精明能幹的好太太。因為整個的家庭是她在支持着的。

范媽——她的妹妹，因為父母雙亡，所以住在李家，西南音樂學校一年級生，約二十歲。

孫克歐——某機關的一個起碼科員。和范家沾着點親。也二十六七歲。

小翠——李家的丫頭。

365207

劉海山——汪奇家裏的男用人。

何 修——余友楠的隨身聽差。

抬滑竿的——甲，乙。

時間：

勝利前後的一年間。

地點：

重慶南岸的山上。

第一幕

第一場

時：一九四五年，七月初，近黃昏。

地：山上，路旁。

人：余友楠，胡子雲，汪奇，李鍾秀，李妻，范媽，劉海山，何修，抬滑竿的甲、乙。

景：山腰上半畝平地，在茂林修竹裏掩藏着一個茅亭。附近有幾所房屋，這亭子是屬於那一座很大的別墅——本地人叫它做洋人房子——的。亭子建築在一個懸崖之側，像是專為流覽江上風景的，因為我們在這亭旁，都可以看見對岸的重慶。對着亭子，是一條下山去的長長的石坡。亭前有一條小徑：走上去，便是那洋人房子和胡子雲及汪奇的公館，亭後的一條路則通李鍾秀的住宅了。



西沉的太陽照在亭後的林子裏，抹上一層黃金的霧。

〔汪奇家裏的男用人劉海山，穿了一件空心長衫，腳蹬一付新草鞋，在亭子裏佈置着三張躺椅和一張矮桌子，但搬來搬去都覺得不妥當。〕

〔何友楠的聽差何修在亭旁乘涼，他穿的是布製的西裝襯衫，黃卡其西裝短褲，跑鞋，敞着領口在兜風，側眼看劉海山，不以爲然地開口了。〕

何：喂，老劉，我跟你說，還是搬到外邊來！

劉：我們少爺關照，要擺在亭子上呀！

何：嗨，那不過是一句話，不一定要擺在亭子裏頭呀！

劉：（爲難得很）……………

何：聽我話，不會錯。我們余經理的脾氣我知道，他喜歡涼快寬敞。

劉：我們那位少爺可……………

何：你們少爺還不是要順從客人的意思？

劉：（被說服了，把椅子再往外搬）也好。

何：（實在看不順眼，自己也動手）椅子向外！

劉：（滿不高興）幹嗎？

何：看風景呀！你以為他們真的嘴渴了，要到這兒來吃茶？——重慶玩膩了，過南岸來，爲的是看看風景，享享清福的！

劉：（翻着眼）不是你們余經理要買那座洋人房子？

何：今天是順便來看房子的；我看他還未必要。

劉：（驚）不要？那我們少爺可不白忙了一場？爲什麼？還嫌房子不好？

何：（微笑，不敢說）這個……：你不會懂。

〔亭前那條路上來了李鍾秀的妻子——范婕，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李妻：老劉，在幹嗎？你們小汪先生又來了客呀？

劉：哦，李太太，哎哎，您上街？

妻：到輪渡去看看，我們二小姐放暑假，今兒要回來了。（低聲）誰要買房子？

劉：我們少爺的朋友，重慶的余經理，要買那洋人房子。

妻：（驚）買洋人房子？那來的這末個大財主？（忽然一笑）你們少爺可又要撈

一筆了？

劉：（正不好答覆）咳……

妻：（已經笑着向山下去了）回頭告訴你們小汪先生，就說我們二小姐回來了！

噢！

劉：（堵着嘴並沒答覆）……

何：什麼人？

劉：雌老虎！——李鍾秀的老婆（看對方不懂又解釋地）就是我們隔壁鄰居家太太。

何：看樣子是個精靈鬼！——男人怕她？——幹什麼的？

劉：男人呀？從前是位公爺，靠收租吃飯，現在可慘了，一抗戰，家私快完了，就靠女人養活他，——是個窩囊廢！

何：怪不得，男人吃女人嗎自然是……

劉：（用膀肘子搗他一下）就是他！

（何修回頭一看，李鍾秀躡手躡足地來了）

李：（看一看石坡那邊，低聲）老劉，我老婆走啦？

劉：（帶幾分取笑地）才走。怎麼？她前腳出門，你後腳就溜了？

李：走走走，到街上去坐坐。

劉：我不陪，回頭你那位太太又罵我，還以為我吃你的白大哩！

李：那末你請我！

劉：對不起，沒空。

李：啲……

劉：真的，你看，今兒我們少爺又有客！

李：什麼客？

劉：長城公司的余經理。

李：啲，小汪跟長城又拉起關係來了？真會鑽——怎麼？他也想做進出口生

意？

劉：誰曉得？——他什麼生意不做？

李：倒楣！就怕一個人吃悶酒！（看看何修，預備走了。）

〔汪奇的聲音在叫：「劉海山，好了沒有？」〕

劉：（對內回答）好了（低聲笑向李）小姨子要回來了？

李：（作色）怎麼？

劉：那你可以找孫科員去吃酒了。

李：（難爲情地）我找他幹嗎？（憤然去。）

〔劉海山去整理桌椅。〕

何：（笑問）這就是窩囊廢？

〔着夏威夷衫的汪奇，精神奔奔地上〕

汪：快去拿汽水來！（回頭對內）余經理，你看這兒風景如何？

〔劉海山何修側身讓余友楠上，然後急下。〕

余：好好，真不錯！

汪：這亭子也是那外國人的！（向劉去處）劉海山，你請胡大爺下來，說太陽已經下山了（回頭）您瞧，到晚上重慶那邊一片燈火，據說簡直跟香港一樣！

余：（微笑）那還比不上，你沒有看過香港。

汪：可是在我們內地——

余：當然了。這兒的風景確實已經不錯了！

汪：所以這一座別墅，我看您就買下來吧！再說，如果重慶再有轟炸什麼的，這兒也最爲安全。

余：嗯………

汪：這價錢當然也不算頂便宜，但是連全部傢具在內，也就不算貴了。您想單是那幾套傢具，如今在重慶就是化錢也買不到。還有那架鋼琴，就值個一二百萬，而且重慶如今還缺貨。

余：（笑）小汪，你忘了，我雖然會哼兩句二簧，可不懂得什麼音樂哦！

汪：笑話，您客氣！——哦，我還忘了一句，剛才我說的那價錢，僅僅是別墅的

正價，這個亭子是完全奉送，一文也不要的。

〔胡子雲已經走出來了，看他們在談生意經，便自己揀張躺椅坐下。〕

余：好，好，我們明天再談。明天再談。

汪：（只好冷下來）也好，可是那外國人急急於要回國去了，恐怕……

胡：嘿，小汪，你別勸他了！我曉得他的心事！他現在不會要這個房子！

余：（猛一轉身）哎呀！子翁，你嚇了我一跳！

汪：（驚叫）哎！當心！這兒欄杆壞了！跌下去可不是玩的！幾十丈深哩……

請這兒坐吧！

余：子翁，你又要造我的謠言了？

胡：怎麼是謠言？你剛才自己告訴我的：姚莉莉今天沒有跟你過南岸來，生了一肚子氣！

余：這我也沒瞞你。

胡：那就得！買房子本來是爲了金屋藏嬌，如今姚莉莉既不來，買座空房子幹嗎？

余：胡說，胡說！

汪：胡子翁真是胡說了！姚莉莉大概今日有事，但有了房子還怕她不來？

胡：嘿嘿！小汪，你可不懂得友楠——我們余大經理的脾氣了！——你可知道他有個混名？

余：（不願意）唉唉，子翁，你今兒怎麼？……

胡：沒有關係，你怕這位小老弟還不知道？——你知道不，他有個混名叫「賣油郎」？

汪：（故裝糊塗）哦！不知道，不知道，「賣油郎」？是不是爲了余經理做過桐油的出口生意？

胡：那你是祇知其一。

汪：那末其二呢？

余：你別聽他胡說！

胡：（笑）你就聽我胡說罷：——舊小說裏有個「賣油郎獨佔花魁女」你可知道？

汪：余公的花魁是誰呀？

胡：花魁多得很！問題在「獨佔」兩個字！我們余經理對於女人有個脾氣：就是不沾手則已，一沾手就不許別人碰一碰！此之謂「獨佔」！（大笑）

汪：（躍起）對呀！愛情必需專一，愛情必需獨佔，余經理真是深懂得戀愛三昧呀！

余：（得意地）你別聽他胡說！

胡：所以姚莉莉不來，是必有問題：有了問題的女人，我們余經理必然是一腳踢開。……………

余：（緊接）嗨，子翁，你全部都是胡說白道，只有這一句話，才算是我的知己！

胡：這就對啦！我知道你今天回重慶去，一定是一腳踢開姚莉莉，那你還要這房子幹麼？

余：（側臉一看）那你又是胡說了！——好了，好了，子翁，汽水來了，少胡說白道了！

〔劉海山與何修搬汽水及杯子上，在亭子裏開汽水。〕

胡：（正色）唉，友楠兄，說句真心話，這房子你如果不要，對於我倒是個大損失！

余：笑話，你有什麼損失？

〔聽差們奉上汽水。〕

胡：你想，在南岸這個山頭上，我一個人好寂寞啊！——小汪他又是一個沒頭的蒼蠅，一天到晚在外面亂鑽，簡直沒有一個可以談談的人！你要搬了來……

汪：是呀！您如果做了我們鄰居，我也可以早晚領教領教了呀！

余：嗨，你們兩位太客氣了！可是子翁，你還有什麼寂寞呢？夫人和少爺小姐都

住在南岸！像我這個「下江人」跑到你們四川來，才真是寂寞哩！

胡：（苦笑）友楠兄，你在下江真還沒有結過婚？

余：（有點窘）沒……沒有呀！您問這幹麼？

胡：（搖頭）我不相信！——可是你如果結過了婚，你就知道有了妻子兒女的人，才是真正的寂寞哩！（有深意地長笑）我倒羨慕你喲！

余：（笑了）那末子翁每個禮拜非到重慶去一兩趟，原來是打遊擊呀？

汪：胡子翁不甘寂寞，真是老當益壯呀！

（三人相視一笑）

余：（向何修）哦，滑竿叫了沒有？

何：太陽才下去，這就打算去叫。

汪：（阻止）早得很，早得很！忙什麼？現在太陽才下去，重慶正熱得悶人哩！等吃了晚飯，涼快點再走。

余：不不不，我還有事。遲了過江不便當。

汪：怕什麼？天熱了，輪渡到十二點才停哩！

胡：小汪，別留他吧！姚莉莉的事蹙住一肚子氣，他忙着要回去解決這樁公案哩！

余：子翁你怎麼啦？老跟我過不去？

胡：那你別走！多陪我談一會兒！

余：好，（向何）就再等一會兒！

汪：（欣然）好極了！劉海山，快去預備晚飯！

余：不不不！晚飯不用了！

汪：那里話！劉海山快去！何修，請你也去幫幫他忙。

〔劉何應聲下。〕

胡：你難得來，多領略領略我們南岸的風光！你看這夕陽殘照，真是「落霞與孤鶩齊飛」呀！「秋水共長天一色」！在重慶城裏，哪有這份眼福啊？

汪：是呀！您要在南岸住上一夜，就知道南岸的可愛了！

余：風景實在不錯。重慶城裏住膩了的人，到這兒來換換空氣，好像我們每天大

魚大肉吃膩了，吃吃素菜那樣的特別舒服！

〔揚子江上的船夫歌聲。〕

汪：對呀！你再聽聽這歌聲，簡直像是置身在世外桃源了！

〔船夫的歌聲漸隱，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少女的歌聲。隱約地聽出唱的是「教我如何不想他」。〕

汪：〔驚〕咳！這是誰在唱？

余：〔精神振作〕是一個女的？

〔歌聲漸近，但變了隨便哼哼了。〕

汪：〔跑向下坡的路口張望〕這是誰呀？

〔歌聲停止了。〕

余：上山來了？〔恨不得也跑過去。〕

汪：兩個女人坐着滑竿上來了。哦，前面一個又跳下滑竿，跑上來了！戴着大草

帽，這是誰呀？

余：怎麼樣？還漂亮？

汪：身材不錯！

〔余想起身。〕

胡：別着急，會上來的。

汪：（驚）哦！是——（叫）蜜司范！你回來啦？

聲：哦，小汪先生，你好？

汪：你好？放暑假啦？（迎下去。）

胡：哦，是那位范二小姐回來了！

余：是誰？

胡：我們鄰居李鍾秀的小姨子。（拍拍對方手背）漂亮得很！真是所謂風姿天然！

〔互相問候着的人們上來了。——汪奇引着范媽——她戴着遮陽的大草帽，

穿着淡藍的布旗袍——上。范媽走上最上一層，隨手摘下帽子擱着，一看見生人，楞住了。」

胡：回來了。范小姐？

范：胡先生，您好？

汪：余經理，我給您介紹：這是我們鄰居范媽小姐，嫣然一笑的媽。——這位是重慶長城公司的余經理，余友楠先生——范小姐是西南音樂學校的高材生。

余：哦！怪不得唱得那麼好！范小姐原來是專門研究音樂的！

汪：范小姐是專學聲樂的！

范：（赧然）那里！我不曉得上面有人。

汪：所以您唱得更好，更有韻味，更自然。

（李妻趕上來了，花枝招展地打起招呼。）

妻：哦，胡大爺您也在這兒，你們真會享福呀！小汪先生，今兒什麼事又請客呀？

汪：李太太，我給你介紹，這位余先生是長城公司的總經理，這位李太太，就是范小姐的令姐。

妻：哦，我說麼，一定是來了貴客！余經理您請坐。

〔抬滑竿的剛要走上來。李妻趕快跑過去。〕

妻：下去！下去！走旁邊那條小路，這兒有客哩！也不長眼睛！周老七你們把行李箱子抬上去，都交給小翠，到這兒來拿錢。

〔抬滑竿的應聲下。〕

〔余友楠邀范嬌坐，范稱謝未坐。〕

胡：李太太，你也坐下來歇會吧！

妻：您坐，您坐！還跟我客氣！（走向亭旁。）

范：姐姐，我們先回去吧，熱得很！衣裳都……

妻：是啊，熱得很，這兒多涼快，你看風來了！

汪：哦，真涼快！蜜司范，你這兒來！

余：還是坐一會吧。

〔范媽剛走向她姐姐，余忙去搬椅子。〕

范：哦，真的！好涼快的風呀！（兩手一張大草帽隨風吹去了。）哎呀！姐姐，我的帽子。

〔余友楠摔了椅子，跑過去。〕

余：怎麼？草帽吹掉了？

妻：算了，算了，什麼寶貝帽子，怪模怪樣的！——明天我替你重買一頂。

范：人家自己做的帽結子，自己設計的樣子。

汪：算了算了，掉到山溝裏去了！明天我送你一頂！

余：（楞了一下）哦，在那兒，在那兒哩，我看見了。

汪：看見了也沒有辦法，怕有二三十丈深！

余：（作英勇狀）這算什麼，我下去檢！

〔余跨過懸崖旁的欄杆。〕

汪：（拖住他）哎哎！不行不行！危險！

妻：（驚叫）哎呀！余經理！危險危險！（拖他）一頂破草帽算什麼！把您這位貴客跌壞了，那才賠不起哩！

汪：（拖他）過來過來！別開玩笑了！

余：沒關係，好下去的！

范：（窘極了）不，不，我不要了，余經理！

余：怎麼能不要，那樣漂亮的帽子！

〔抬滑竿的甲乙上〕

甲：啖子？啖子？啖子丟了？

汪：好好，抬滑竿的，你下去把那草帽檢起來！——余經理，請過來吧！讓他們去檢！

乙：哦，我說是啖子？一頂破草帽！算了！

余：廢話！去檢起來！我給你錢！

妻：不要了，不要了，余經理。

乙：帽子都值不到好多錢！

甲：噫，倒值得一兩千塊噫！

余：別廢話，檢起來，我給你們四千塊！

乙：（一驚）四千塊？危險得很嘍！

妻：不要了！那帽子真不值錢的！（一直阻止他。）

余：好！給你們一萬塊！快去！

乙：（向甲）你去呀？

余：好！兩萬塊！一人一萬（丟給兩疊鈔票。）

甲：走，我們倆打仗去（向石坡奔下。）

胡：（冷然地）這才叫做有錢能使鬼推磨哩！

汪：您發瘋了？余經理！

妻：余經理！您簡直開玩笑！帽子連兩千塊錢都不值！您要花兩萬！

余：這算什麼？好玩兒嚟！

妻：（向范埋怨）妹妹你看！你捨不得啦！

范：（窘極了）姐姐，我不要了！（轉身跑回家去）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妻：妹妹！妹妹！你別跑呀！（追去）來呀！來呀！（回頭向余）您看她這副孩子脾氣！——對不起，余經理您請坐會。

胡：嚶，你別再走啦。

妻：我就來。（跑下）

胡：（大笑）……………

余：（大笑，目送之去）子翁你又笑什麼？

胡：（重拍其肩）友楠，你真會做戲呀！

汪：（才恍然）哦！……………您可把我嚇慌了。

余：不！這才叫做一見傾心呀！

胡：（驚告地）噫，友楠，當心喲，這位范小姐和小汪是……………

汪：（連忙否認）噯噯，子翁，您別胡說！

胡：（轉灣）我沒有胡說呀，你們從小不是同學麼？

汪：是呀，小時候的同學了，有什麼關係哩？

胡：是呀，我也沒有說有什麼關係呀！

余：（好像嚴重地）噯，小汪，這不是開玩笑的！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如果你……

汪：（毅然）唉，余經理，我們都是商場中的人物，講的是信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余：（欣然）那麼好！一句話！（擊掌）

汪：一句話！——要小兄弟幫什麼忙我一定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余：那末今天我不回重慶了！——這座房子我買下了！（握對方手）

胡：（叫絕）好！你們兩位都夠漂亮！

——第一場完——

第二場

時：當天的晚上，飯後。

地：李鐘秀家。

人：李鐘秀、李妻、范媽、小翠、孫克歐、汪奇、余友楠。

景：舊式客堂，但靠壁有一張寫字檯，這是范媽的小天地，和其他陳設不很相稱，另一邊設張藤躺椅，那是李鐘秀的「寶座」。客堂兩側一邊是廂房，一邊是臥室。

〔李妻攤着賬簿打算盤，范媽在看書，李鐘秀躺着抽香煙一手抱住小茶壺〕
〔孫克歐——一個外形相當瀟灑智識份子型的小公務員——在李妻旁邊看她算賬。〕

妻：一千八，三千五，九百，四百六，……（抬頭向李）剛才下午又用了多少？

李：一共不過用了兩千多塊錢！

妻：（橫了他一眼）好大的口氣！迷魂湯一天不灌就不行呀？

李：（回以白眼）空話！

妻：你拿了我三千？……找回的錢呢？

李：買紙煙了！

妻：怪不得又抽駱駝牌了！——「不過兩千多塊？」——我這本賬也像你那樣一

塌糊塗，那大家都吊起嘴來喝西北風了！——三千。

孫：（笑了）別說話了，大姐，算盤珠撥錯了，變成三萬了。

妻：（並未理睬他，把算盤珠子一抹。）小翠，倒杯茶來！

（沒有人答應，孫克歐走過去倒了兩杯茶。）

妻：小翠！——死到那兒去了？

孫：（端過茶來）大姐，別再叫了！

妻：哎呀，（假客氣）怎麼讓客人倒起茶來了？——克歐，你讓小翠來。

孫：還跟我客氣？（另一杯送給范媽。）

妻：（對他背影翻以白眼，又回頭看李。）……

李：（也正注視孫，便與妻的眼光碰上了。）……

（兩人都會意地注視着孫。）

媽：你自己請罷，我不吃茶！（又埋頭於書本。）

孫：（希望搭訕）哎呀！放了暑假回來，該休息休息了，又不忙大攷！

范：別打岔！人家看書！

孫：（翻看封面）「安娜·卡列尼娜」，這是什麼玩意？又是小說？

范：（不悅）噫——噫！

妻：（竊笑）得了罷，克歐，咱們二小姐要做音樂家啦，現在架子越來越大，你

少惹她！

范：什麼噱，姐姐？（還是看書。）

妻：剛才余經理跟胡大爺那末派人來請她去吃茶，她都不理哩！

范：人家不要吃茶嘛！

妻：

這是交際、禮貌呀！妹妹。——現在你大了，又不是小孩子！人家曉得你父母不在了，有什麼事都算到我做姐姐的頭上來：「你看她妹妹一點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也不出來交際應酬，她姐姐怎麼管教她的？」

范：

（不知輕重地）咳，姐姐，你不是不許我跟男同學男朋友來往的嗎？

妻：

（嚴重）哎呀！妹妹，你這是什麼話？難道說我限制過你的自由啦？我只說過跟那些不相干的人要少來往，（下意識地掃了孫克歐一眼）誰禁止過你正當交際的？——幸而這裏沒有外人，要是別人聽見了，還以為我這個姐姐不知多麼厲害哩！

李：

（反感）哎唷，好嘍，好嘍。

妻：

（反攻）你管得着？

孫：

（企圖調解）大姐，別說了，二小姐也不是這個意思，……

范：

（看他一眼）……

孫：

（以為面面俱到）不過像余友楠，胡子雲那些發國難財的老爺們……

妻：（反擊過來）發了你的財？——人家將本求利，做的是生意，你又瞧不起？

范：（也一樣不高興）孫老先生，沒有您的事！

孫：好，好，我是兩面不討好！

李：（笑）老弟，你跟我一樣，少開口罷！

妻：又有你的？——哼，只有我一個是壞人！我是大家的眼中釘，我明白！

（李向孫苦笑，范更埋低了頭看書。）

孫：（打破僵局，突然叫）哦！我倒把一件大事忘記了！（從身上掏出一個購物證）大姐，明兒到我們機關裏合作社去一趟罷，白糖，菜油都到了，這是我的購物證，還有（從旁邊抽出一個紙包來）這是今兒機關裏發的平價布，是挺好的陰丹士林，正夠做一件旗袍！

妻：（冷冷地）謝謝，用不着了，你帶回去送給你那位老姑太太罷。別讓人家說閒話，什麼東西都朝大姐我這這兒送，隔山隔水的，我又不是你的親表姐。

孫：哎呀，大姐今兒怎麼又見外啦？瞧不起我這點小意思罷？

妻：（還是冷淡地）那裏話啲？你老送這些東西來，鐘秀他也不曉得回報你的。

李：（冷諷地）收下就是了，那來的那麼多過門兒！（李妻一橫眼，不說了。）

〔丫頭小翠偷偷地來看了一眼。〕

妻：（正看見了，發威）小翠！

小翠：（只好跑出來）太太有什麼事？

妻：鬼頭鬼腦地幹什麼？

小：我看看有沒有事？

妻：剛才叫你，哪去啦？

小：沒哪去，我在後門口。

妻：哼，我曉得你！出去了就不想回家！回了家呀就鬼頭鬼腦，偷偷摸摸的！把

你當個人啦，自己倒不願意！上不得抬盤的東西。

小：（睜着眼，不知所措）……

〔范媽聽明白了，抬起頭來。〕

妻：去！替我打盆洗臉水！——只曉得吃飯！（推小翠憤然下）

〔范媽突然地掩面暗泣。〕

李：（站起來無可奈何地）神經病！二妹別理她！（忽然想起）喂，老弟，走走，到街上去喝兩杯，我受不了！

孫：（當然不願離開）今兒我不陪你了，免得回頭又挨罵。

李：你怕她什麼？真是！

孫：哦，你身上？……（掏錢塞在他手裏）

李：不，不，不，……（聽他塞在口袋裏匆匆去了。）

孫：（回顧一下）你……別哭！

范：（沒有理他）……

孫：……真是個雌老虎！……你別怕她！你也不是吃她的飯！……把你老太爺交給她的遺產收回來，自己不能獨立生活麼？

范：（驚，抬頭一看，沒有了別人，站起就走。）

妻聲：你又上哪兒去？（上）

〔范媽在門口站住了。〕

李：（隨上）到這會兒，還上那兒去？

妻：就在家裏坐坐罷。（對妹，又是一付笑臉）妹妹。你要什麼？

范：我……不要什麼。

妻：（愛撫地）噯呀，快洗個澡吧，滿頭都是汗——小翠，快打水給二小姐洗澡——還像個孩子樣，自己都不曉得照應自己呀！

范：（想說什麼，又不敢開口。）……

妻：哦，妹妹，你是不是熱得很？拿瓶汽水給你吃好罷？

范：不，姐姐。（又想往外走。）

妻：（懷疑地）你要到那兒去？

范：姐姐，我想……

妻：（故意掛下笑來）你到底要什麼呀，妹妹？

范：（陪笑地）姐姐，我明兒還想回學校去。

妻：（嚴重地看着她）回學校去？……（冷酷地）爲什麼？

范：（只好閃躲）家裏沒有鋼琴……

妻：鋼琴？

范：姐姐你不懂，我們學音樂的，每天非得練習鋼琴不可，一個暑假不去練習，到了下學期，手指頭都硬了，所以……

妻：（笑一笑）哦？真的？妹妹，你沒有別的意思？

范：（連忙否認）沒有，沒有……

妻：那末好吧，妹妹，我們明天再商量吧，天不早了，你先去洗個澡，睡覺罷。

孫：（乘機想溜）哦，大姐，我走了，明早還要辦公。

妻：好，明兒見。（背身，戳破那包布的紙，看一眼，似乎還中意！）噫，布帶回去嗎？

孫：（回頭招呼）哎呀，大姐你真瞧不起我呀？

〔小翠端了盆水，衝進來，正潑了孫一身。〕

孫： 哎呀！

妻： 你瞎了眼啦？小翠！（舉手要打）

小： （急了）有客……有客！客人來了！

妻： （驚）什麼客？

小： 小汪先生帶了個客人來，要看你……

妻： （恍悟）哦！是他？（向李）你先招呼一下。（向孫）克歐你也坐一會罷，

陪陪客。（向妹）妹妹，去，我們洗把臉！（把布包等攜去。）

范： （沒動）……

妻： （拖她就走）有生客人來，看你這樣子！（向臥室去，對小翠）端進來！

〔李妻，范，小翠下。〕

李： 這又是什麼玩意？

孫： 瞧，潑了一身水，還要我陪客哩！

李：倒楣！又溜不了了！

汪聲：李太太在家嗎？

李：（迎上）噯，那一位？

（汪奇引余友楠上，余拿着草帽。）

汪：噯，鐘秀兄你在家呀？你沒出去（以拇指作酒杯狀）？好，我給你介紹：這位是長城公司的余經理——余友楠先生，這位就是主人李鐘秀先生。李先生是我們這兒最有福氣的人……

余：（握手）久仰，久仰！

汪：他的夫人是又美麗，又賢慧，又能幹，又什麼的一位好太太，我們鐘秀兄，又享清福，又享豔福，真是雙福臨門！

李：胡說，胡說。

余：真是豔福不淺，剛才我已經拜見過嫂夫人了。

汪：噯，鐘秀兄，你知道吧，旁邊那座洋房，我們余經理買下了？

李：是的，是的，我聽說了。

汪：所以余經理現在是我們的鄰居了！

余：所以兄弟今天特地來拜訪拜訪四鄰。

李：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

孫：（窘在一旁，這纔有機會插嘴，向李暗示）鐘秀兄……

李：哦，哦，余經理，這位是孫科員，孫克歐先生，——這位是余經理，還有這位汪奇先生，大概認得罷？

（余友楠隨便點頭「唔」了一聲。汪奇不負責任地連連點頭，也不否認地嗯了一陣，他們都坐下了。）

（小翠把洗過的臉水從臥室端出來又端出去了。）

孫：（打起精神來陪客）余經理是今天從重慶來的？重慶這兩天熱得很罷？

余：（心不在焉地張望）哎哎哎，是的，哎。

李：余經理，您買這座洋房花了多少錢？

余：哦，便宜，這是我們小汪兄一手包辦的。

汪：噯，這房子真是再便宜也沒有了，單是那幾套傢具和一架鋼琴就值……

〔李妻引范媽上，很顯然地，范媽是被她姐姐修飾過一番了。換了一件旗袍。〕

妻：小汪，你又在吹什麼？（故作驚奇）哎呀呀！余經理也來了？這怎麼行？貴客臨門，我們這兒簡直像個狗窠！嗨，小汪，你怎麼不先通知我一聲呀？

余：李太太！您太客氣（走向范）哦，范小姐，您的帽子檢回來了！

范：（有點難爲情）謝謝你，余先生。

妻：哎呀，真是太謝謝了，一頂破帽子，您還花錢去檢它！——妹妹，你也不問問余先生墊了好多錢？該還給余經理呀！

余：（大笑）李太太真會開玩笑，您把我當作銀行老闆啦！——如果您要還錢，那要外加拆息才行嘍！

汪：哎呀，余經理，您到處都在打算盤呀！

〔大家都哄笑了。范媽微笑着，而孫克歐則不免憤憤然了。〕

汪：哦，李太太，我們余經理已經把旁邊這座洋房買下來了，明天就搬過來，今晚特地拜候拜候鄰居。

余：以後要請李先生李太太多多指教了。

妻：哦，恭喜恭喜！您別客氣了，有了您這位貴客來做鄰居，我們都佔了光了！

余：〔大笑〕您又說笑話了。

妻：哎呀呀，只顧說廢話！連茶都沒有人倒。

李：〔忙叫〕哦，小翠，小翠。

妻：克歐，你幫幫忙嘛，客人來了，煙茶，都沒有，像個什麼樣子？

孫：〔憤然橫她一眼，轉身而去。〕……

〔李急忙敬煙。〕

妻：〔連忙掩飾地笑〕哦，他衣裳給打溼了。還在生氣哩！

〔小翠捧茶上。〕

余：（向范）范小姐今天是從學校裏回來？

范：是的。

余：放了暑假了？不回學校了罷？

范：嗯……（正不好回答）

妻：噫，別提了，余經理，妹妹剛才還跟我耍孩子脾氣，明兒就要回學校哩！

余：爲什麼？

汪：好容易纔回家，怎麼又要回學校，密司范？

范：（微笑未答）……

妻：爲了什麼鋼琴！

余：（驚）鋼琴？

范：（不好不答）嗯，學音樂每天非得練鋼琴不可，學校裏便當點。

妻：（笑）其實呀，這是假話，妹妹早嫌我這張嘴嘮叨。我知道。

范：（急）姐姐，你冤枉人！

余：（緊接）那末真是爲了鋼琴了，范小姐？

范：是的。

汪：（鼓掌稱快）哈！這才正合適！

妻：你又得意個什麼，小汪？

余：那麼好了，范小姐別回學校了！——我買的這座洋房裏有一架鋼琴，我對音樂是個外行，正愁着沒有用哩！

范：（出乎意料）哦！……

妻：那好極了！你可以向余經理借來彈彈了。

余：李太太，您這麼愛說笑話？一架舊鋼琴還談借哩！明天就叫人搬過來。我這一個新鄰居來拜見老鄰居不能空着手呀，這就算我的拜見禮了！

范：（急向姐）姐姐，這怎麼可以呢？

妻：當然不可以，余經理，您肯把鋼琴借給她彈彈，已經是沾光不小了！——那萬萬不可以，萬萬不可以！

余：李太太，您別着急，我還有文章在後頭哩。——我雖然是個外行，不懂音

樂，但我在聖約翰讀書的時候，還是很喜愛音樂的，現在有了鋼琴，又有了

范小姐這樣一位音樂家，我正想拜范小姐做老師，學學鋼琴哩。

范：（難爲情地）我什麼都不懂！

妻：別笑死人了，還跟她學哩！

余：（就此結束）哦，小汪，我們告辭了罷，再去拜候拜候那兩家鄰居。

妻：那里，請坐一會！

李：（這才插進嘴）再坐一會，再坐一會！

余：（已經向外走了）謝謝了，謝謝了。

汪：（提示地）余經理，明天……？

余：哦，明天晚上我在新房子裏請客。請李先生賢夫婦跟范小姐務必光臨！

妻：一定來道喜，一定來道喜！

汪：（向李）明天來跟你喝幾杯。

李：一定來！一定來！

余：（準備走）明天晚上請早！

范：（檢起草帽，真情地）余先生，謝謝你。

余：（鞠躬如也）您客氣——好，再見。

汪：明天見，明天見！

范：明天見！

（李及妻送客下。）

范：（獨留。捏弄着草帽，充滿了愉快在幻想着。）……

（遠處人家傳來一陣鋼琴聲）

（李妻潛步上）

妻：（滿面得意地看着她，低聲試探地）妹妹，這下好了，該不吵着要回學校了罷？

范：（嬌嗔地）姐姐，你！

——第二場完——

第三場

時： 兩個月後，勝利消息傳來的當晚十一時許。

地： 同第二場。

人： 范媽、李鐘秀、李妻、孫克歐、余友楠、汪奇、胡子雲、小翠、何修。

景： 同前場，只多了一架鋼琴，寫字檯則移去了。

〔范媽正在練鋼琴。〕

〔廂房裏傳來打梭哈人們斷續而緊張的碎句：「十萬後面二十萬！」「好，跟進！」「哈哈，老K一對！」「梭哈了！」等等。〕

〔小翠端了幾杯汽水進去。〕

〔孫克歐從外面進來，他一副失戀者的姿態，看看廂房裏，看看范媽的背影，歎息，坐在籐躺椅上，范媽沒有看見他。〕

孫： 〔以動作和聲響一再地企圖引起對方的注意，均無效果。當她的琴音有了個

小的間歇時，才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唉！……

范：（她感覺到了，漸漸停下彈着的琴，向相反方向轉過臉，準備離去。）……

孫：你！……

范：（只好回過頭來，發問地看着他。）……？

孫：（未開口，先歎氣）唉！……假如我能有一架鋼琴送給你……

范：你永遠只有這一句話了？

孫：不！我的意思是：我如果能送你一架鋼琴，那你的名譽將少受多少損害了！

范：（憤激）我的名譽怎麼樣？

孫：（吞吞吐吐地）你不知道那些小人，像小汪家裏的用人，他們在背後怎樣侮

辱你的名譽！……

范：侮辱我的名譽的，沒有別人，就是你！

孫：（痛苦萬狀地）哦！你誤會我！（抓自己的頭髮）我的意思，那裏是爲了使你生氣的？

范： 謝謝你！（要走）

〔李妻從廂房出來，後面跟着小翠，穿場下。〕

李： （先沒有見孫）妹妹，你哪兒去？——哦！（看看神色，明白了。）哎呀，我曉得嘛，你老先生一來，總要弄得我們全家雞犬不寧！

孫： （負罪似的）大姐，對不起，以後我怕也不會來了。

妻： （無聲冷笑）哎呀，這樣說，倒是我妹妹得罪了你啦？（奔向范。）妹妹，他又跟你說了些什麼？氣得你這樣子？

范： （轉覺她太過了）沒有什麼，姐姐。

妻： （不信任地）哼哼。

〔小翠端着點心香煙盤子奔上，後面追着李鐘秀。〕

小： （求援地）太太！

妻： （向李）做什麼？

李： （有點難爲情。）我……我香煙沒有了。

妻：沒有煙，就亂抓？（整一下盤子，向小）端進去！

李：（生氣了）奇怪！這是我的家！你陪別人賭錢，我抽兩枝煙都不行？

妻：（隱忍）我賭錢？我是在陪太子讀書！人家余經理他們一梭哈就是幾百萬，我賭得起？我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李：（冷諷）對了，我們李公館現在就靠抽頭聚賭吃飯了！

妻：（被激怒了）怎麼？我在靠你吃飯？自從進了你們李家的門，我享過你一天福？吃過你一天閒飯啦？

李：（翻着眼，無法答覆）……

妻：這個家你管過一天的？你嘴裏吃的，身上穿的，是哪兒來的？

李：得得得，別嚷，別嚷！現在我不跟你吵！（退兵）克歐，走。我們喝兩杯去！

孫：（決然）好，我請你！

（二人憤然去。）

妻：（對後影冷笑）一對活寶！（向范）妹妹，你不賭錢，也進去坐坐呀。余經理剛才問了你好幾次啦！

范：（羞澀地）我在練習鋼琴。

妻：別練了，就在乎這一會兒？

范：（不想進去）裏面人太多了，那些客人又愛亂開玩笑。

妻：（笑了）管他的！——哦，余經理來了！

余：噠，怪不得我把三百萬全都輸了！原來你們姊妹倆在搗我的鬼呀！

妻：你看你，余經理，這真是好人難做！我正讓妹妹進去看看你哩！

余：（連忙賠罪）哦哦哦，對不起，對不起，我真是把頭都輸昏了！

妻：您在這兒歇一會罷。（忽然）哦，等我一下，就來！（向外去）

范：怎麼，（略有怨意地）你不賭啦？

余：（懂得來意，反激）難道你希望我賭？

范：（翻眼盯住他）……？

余：醉翁之意不在酒，到這兒來的目的，你還不明白麼？

范：那爲什麼一定要賂錢？

余：那還不是因爲你那位令姐……

范：（驚）呀？姐姐她真是——？

余：（忙改口）是呀，姐姐是位愛熱鬧的人，她最喜歡招待客人了！而這班客人，你不讓他們上賭桌又幹什麼？

范：（沉思地）可是，我希望以後再也別到我這兒來賂錢了！（低頭）你應該爲我着想，別讓人說我的閒話……。

余：哦，我從此再也不賂了！我在你面前發誓：如果我——

范：發誓有什麼用？那不完全在你自己？

余：唉，你不知道。我雖然坐在牌桌上，可是我的耳朵一直在聽你彈琴呀。我儘管不懂音樂，但我聽得出你在鋼琴裏叫喚我。

范：胡說！我怎麼叫喚你？

余：我一聽到叮叮噹噹，叮叮噹噹，就像聽到你在叫：「快點出來，快點出來！」

范：胡說白道！（但也不由地笑了。）可是我只聽到你在叫：「梭哈了，梭哈了！」

余：所以三百萬全都梭哈了，我才脫得了身呀。哦，你記得我們前回看的那一齣話劇麼？

范：你是說的「茶花女」？

余：對了。那個戲裏有一句話滿有意思，好像是說，一個人在情場裏得意在賭場上就要失意。

范：（笑）你記錯了。人家是說：一個人在情場裏失意，在賭場上轉會得意。

余：那反正是一樣。——可是現在我才完全懂了這句話的意思，你想一個人時時刻刻在想念着他的愛人，賭起錢來怎麼會不輸呢？

范：（似怨似愛地看了他一眼）……

余：就憑這點，你也該相信我不會再賭了！是不是？（伸手去捉她的手。）

范：（縮手，以目示意）……

（小翠正從廂房裏出來。）

范：哦，你說你要學鋼琴的呢？

余：（歎息）八十歲學吹鼓手，不行了！可是你到應該好好學下去，我在音樂這一方面的興趣，完全寄託在你的身上了。將來，我希望你到美國去留學……

范：（笑）學音樂的要到法國去！

余：也好。總之我要你成爲一個大音樂家！

范：可是戰爭還——

余：快了！快了！你看美國把原子彈一丟，戰爭馬上就要結束了！——哦，小汪來過沒者？（她搖頭）戰爭一結束，一年半載之後，你也不必等畢業了，我們一起去出洋！

范：（眼睛發亮）真有那麼快！

余：（乘機抓住她的手，正要拉近她。）……

妻聲：端進去！

〔小翠警戒地先看看，才端進兩隻碗盞來。李妻跟在後面。〕

妻：（搶上一步。低聲）余經理，您別響，就在這兒吃點點心。（自己端給他）這是我自己給您蒸的一點燕窩。哎呀，這東西蒸起來麻煩死了。就蒸了這一點點。

余：哦，謝謝，謝謝！姐姐你真是太好了！

妻：（見他捧向范）妹妹，你吃這碗。（小翠下。）

范：姐姐，你吃罷，我不喜歡這些東西。

妻：（做作地生氣）不喜歡？你呀，一點也不懂保養身體！剛才只吃了那一點點飯，現在已經十一點多鐘啦！

余：姐姐好容易做的，吃了罷！可是您自己呢？

妻：我吃過了，（坐下笑）怎麼樣？甜罷？

余：哦，糖放得太多了！

妻：余經理，這兩天生意好嗎？

余：就是這樣，現在出口生意根本沒有得做：進口貨外匯又難得很！

妻：哎呀！你們都是做一行怨一行，我又不搶你的生意。（笑。）

余：（大笑）姐姐真會說笑話！只怕你不願意幹！

妻：（乘機而入）不願意幹？那才是笑話呢！只可惜本錢太短了，自己又不會做，人家都說，現在只有你們做進口生意的賺錢，我要有辦法。我真要搶你的生意做了！

余：（躍然而起），姐姐，你是真的，還是開玩笑？

妻：開什麼玩笑？你想我買個十担八担糧食能賺幾個錢？

余：好，我歡迎你加入我們公司！

妻：（故作驚慌）那怎麼成？我這點點錢！

余：不管那些，您希望加入多少資本？兩千萬怎麼樣？（目注對方，似乎在做生

意。）

妻：（還是叫）我哪有那麼多錢？

余：您嫌少了？那末三千萬！

妻：您別開玩笑了！我沒有錢！

余：我替您墊了！

妻：（半推半就）我是開玩笑的呀！

余：姐姐，我們做生意的講的是信用，絕不開玩笑！好了。（伸手與握）姐姐，

我們一言爲定！款子我墊，股票就送來！

（汪奇已經站在門口。）

范：怎麼，你們真的做起生意來了？

妻：（笑）別開玩笑了！

余：（認真地）姐姐，你跟我這個商人說話可不能開玩笑喲！

汪：哦，余經理您還在這兒？

余： 怎麼樣？

汪： （目語）您回公館裏去一下罷。

余： 唔。

妻： 哎呀，小汪，你就不老實，你們要談話就在這兒談好了，又讓余經理跑來跑去幹什麼？妹妹，我們讓開。

汪： 姐姐，不不不，真是有事。

妻： （拖范入廂房）好，我們就來。（下）

余： 怎麼樣了。

汪： 你們都還不曉得？——日本投降了！——重慶到處放鞭炮，在慶祝勝利了！

余： （大驚）這末快？（稍停）物價跌了？

汪： 現在沒有行市，這消息是剛才發表的，但物價大家都看跌！而且要大跌特跌！尤其是我們進口貨！

余： （頹然）那我們完了！

汪：可是劉司長倒主張您去上海！

余：劉司長？你碰到他？

汪：他剛來，在您公館裏，請您就去。

余：（有疑難之色）他又是什麼主意？

汪：（低聲）余經理，我看這個關係，非抓緊不可！說不定他會有什麼辦法。

余：我當然知道，可是我不敢跟他把關係搞深，還是爲了他那位寶貝令妹。

汪：劉三小姐？

余：就是那位又醜又怪的女人！纏起你來真吃不消！

汪：現在還管她哩！您先回去看看！

余：可是這裏？（沉思）……哦。他們都還不知道這個消息。

汪：哪幾位在這兒？

余：長江公司的老任，江海的老王，還有華美的小張都在。——這樣，我回去一下，你進去替我賭錢，再輸幾個沒關係，把他們留住，乘機你透點風聲，就

說我最近要結婚，等錢用，把我們囤的貨全部拋出去！讓他們殺點價錢都可以！只要把他們的支票騙到手，——懂罷？

汪：（欣然）懂！您這一着可厲害，——哦，余經理，您好像也真的打算結婚了？剛才您跟她（以下顎示廂房。）在談？

余：（笑）我跟她談買賣，老兄你介紹的貨色可不便宜喲！三千萬！

汪：（笑）是要值這個價錢呀！好，你快進去，我走了！（下）

（胡子雲自廂房上。）

胡：怎麼，小汪，你才來？

汪：哎呀，對不起，我家裏有客，遲到了！（就要進去）勝負如何？

胡：（止住）別忙呀！怎麼樣？有什麼消息！剛才你跟友楠搗了半天什麼鬼？

汪：沒，沒有什麼？

胡：小鬼，你還想瞞我？

汪：（無法）您不是外人，不過您得絕對保守祕密才行？

胡：你們做進口出口，我做糧食，跟你們也沒有利害衝突，怕什麼？

汪：不，這關係重大！您得……

胡：好，我要洩漏祕密，不姓胡！

汪：（湊到耳邊去低語。）

胡：（驚）哦！……當真？……

汪：您的糧食沒有問題！——可是您在裏面千萬別露風聲嗅！（下。）

胡：（坐下來，四顧）……

（李妻上，稍後，范媽亦上。）

胡：有什麼事，李太太？

妻：（嬌嗔地）沒有事會叫你呀？等着！（向外叫）小翠，端了來！

范：姐姐，他走了？

妻：小汪說他家裏真的來了客。

胡：喲，真是形影不離，一會兒也分不開呀！

范：（難爲情地。）又來了！（跑進臥室去了。）

胡：（大笑。）臉子還是那麼嫩！

（小翠又捧了一碗盞上。）

妻：（接過來）吃罷！少想糊塗心事了！

胡：喲。這可使我受寵若驚了！該不是什麼貴客吃剩下來的罷？

妻：死胖子！不講良心！

（小翠走出去，回顧竊笑。）

胡：我那裏不講良心？我是說的真話。（雙關地）我這個人啦胃口不大，就是吃剩下來的弄點喝喝，也就夠了！（大笑）我不像友楠，他呀，什麼都要獨

吞！——

妻：呸，兒女都那末大了！還——

胡：（微笑）我是好話，太太！什麼事都要留點後步，不要獨門心思！這個年頭說不定，叫化子會變大財主，大財主也會變成光棍！你瞧，一顆原子彈，幾

十萬人都送了命哩！

妻：（知道話中有因）嗨，我何嘗不明白啲？我這位妹妹呀，簡直不通一點人情世故！我正在勸她啦！——哦，這兩天糧食價錢怎麼樣？會漲罷？

胡：雖不看漲，也不會看跌。這幾天啦，怕有風險，除了糧食，別的千萬囤不得！

妻：怎麼？是，是又——

胡：（機密地附耳。）……

妻：（驚喜）真的？

胡：暫時保守秘密！——這對我無關，是小汪跟友楠特別關照的。

妻：那他們的公司——？

胡：我不很清楚。但事情很難說，所以呀……

妻：那末，胖子，你馬上替我買點米下來，好吧？

胡：還買什麼，我讓點給你就是了。——可是言明在先：我的胃口不大啲，你希

望多少石？

妻：（一笑）那還不看你的手面了。

胡：好，明天挑三十石過來！——不嫌少罷？

妻：謝謝了！那敢嫌少？

胡：（大笑）我說過的呀，我的胃口不大呀！

（范媽從臥室出，探望。）

妻：妹妹，你來，胡大爺賭錢賭累了，坐下陪他談談罷，（起立欲去。）我要去——

范：（不願意）我——

胡：（很識相地站起來）不不，我還要翻本哩！你們妹妹倆談罷。（一笑而去。）

妻：你看你呀，妹妹，人家到我們這兒來總是客人，也得應酬幾句呀！

范：討厭，一副眼睛骨碌碌地盯住人！

妻： 哎呀，妹妹，這是交際應酬呀！

范： （不願意答覆了。）……

妻： （安慰地）妹妹，姐姐都是爲的你好，沒有別的意思，……哦，妹妹，你坐下來，我跟你談談。

范： （懷疑地看着她）……？

妻： （低聲）妹妹，你跟余友楠到底怎樣了？（她低頭沒有答覆）……你們的關係到了什麼程度？……（仍未答）告訴我怕什麼呢？

范： ……姐姐問這個幹什麼？

妻： 嗨，一個做姐姐的，對妹妹的終身大事能夠不關心麼？父親母親都去世了，妹妹，你就是我唯一的親人啦！——哦，前兩回過江到重慶去，你們——？

范： 不過是看戲，跳舞。——我不是都回來的麼？

妻：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們談過婚姻問題沒有？

范： （搖頭）……

妻：那麼你覺得——？

范：我們雖然都沒有談過，但我覺得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事了。

妻：（暗自吃驚）哦，這就好極了——可是妹妹，我有一句話，你願意聽麼？

范：……

妻：假如最近他要向你求婚，你暫時延宕一下，別馬上答應他。

范：（反感地）爲什麼？

妻：嗯……（微笑）男人們的心你不懂，你要吊着他的胃口……

范：（被侮辱得跳起來）姐姐，這是什麼話？我也不是個妓女！

妻：（慌張）哎呀，妹妹，你別誤會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天下的事情

變化多得很，說不定這兩天他會——

范：（聽不進）我不會變，他不會變，我們都不會變！

妻：（急）嗨，你不懂！

范：（憤怒得哭了）姐姐，你放心，我們如果有什麼變化，我就不見你！（哭奔）

臥室。)

妻：(被范的氣燄激怒了)哼！……(但立刻軟化了，奔向臥室去。)妹妹！

……

(李鐘秀和孫克歐奔上。)

李：(興沖沖地)唉，你曉得沒有？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

孫：(搶着說)街上到處在放鞭炮！那些下江人都發了狂了！

妻：(沒有好臉色。)知道了！(進臥室)

(余友楠已經站在門口。李孫等正要跑進廂房去，余友楠趕忙過來。)

余：鐘秀兄，哦，孫先生，我跟你們談談。

李：你已經知道消息了？

余：(點頭)鐘秀兄你先坐一下，我還有話跟你談。——孫先生你在貴機關裏哪

一司？

孫：(早就板住臉)你調查我？

余：（做得極其和善）哪裏！我是想請問你劉司長可認得？

孫：當然認得！

李：正是他直接上司呀！

余：哦！那好極了！他是最要好的朋友！嗨，孫先生，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否則你早就陞科長了！好，現在還不遲，他正在我家裏哩，走，鐘秀兄也一起去。

李：幹什麼？

余：我給孫先生當面介紹一下，馬上（向孫）讓他陞你做科長！

孫：（感受侮辱，憤怒地）我憑自己本事吃飯，要你介紹什麼？笑話！（決然而去）

李：唉，克歐！（余拖住他）你們這是幹嗎？

余：（笑）本來是跟他開玩笑，否則他還不走哩。（掏出一疊新鈔票塞給李）鐘秀兄，進去賭了玩兒，贏了算你的，輸了算我的。

李：（窘笑）這幹什麼？

余：我今兒要留他們在南岸住，你纏住他們賭下去，可是勝利的消息千萬別說出來，否則他們都要走了！

李：哦，我明白，我明白。（欣然進去）

余：哦，小汪你請他——

〔李妻推范媽出來。〕

余：好，你去罷。——怎麼，你們躲在房裏幹嗎？

妻：（開玩笑地）我們呀，在罵你——你跑到那兒去啦？

余：（笑）姐姐，你又開玩笑了！（注意到范的臉色。）怎麼，又跟姐姐賭氣啦？

范：（面色沉重）姐姐，你問他自己好罷？

妻：（急沖淡這空氣）別開玩笑了！走，我們都去看看，現在誰贏了？

余：（也急轉話題）別看了，我一家贏！

妻：別吹，你已經梭哈光了！

余：（有把握地）嗨，到明天你看吧，到底是誰輸誰贏？告訴你，姐姐，我現在正進行一筆最大的賭博，到了明天你就知道我贏了！那我的一切計劃，妹妹的出洋留學，全部都要實現？

妻：真的？你又有什麼計劃？

余：這是個秘密，到明天才能宣佈！可是現在要請二位幫我一個忙：進去把小汪暗暗叫出來。我要跟他商量一下。可是姐姐，當小汪出來以後，請你們別讓任何人出來！（看看錶）只要一二十分鐘就夠了！

妻：你到底是什麼鬼把戲？

余：（笑）天機不可洩漏！（向范）我知道你不高興進去，但請你只幫我這一次忙！（握手）我要感激你一輩子！而且，這是關係我們的幸福的！我的計劃成功，我們馬上可以出洋！

范：我要跟你談一談。

余：好，等二十分鐘以後好罷？（緊握其手，注視之。）你等我一會兒！
妻：好好，我們進去，（拖范入廂房。）

（余滿意地歎了一口氣，急看錶，來回急走，汪奇上。）

余：（低聲。）怎麼樣？

汪：（送上幾張支票。）存貨十分之九都拋出了，這是四張支票。

余：（拍其肩）好！小汪，你這功可不小！

汪：劉司長怎麼說？

余：現在決定了！你給我支持到底！物價跌，不要緊，我們馬上到上海去收羅物資，明天天亮就有飛機，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立刻過江回重慶，天亮了就飛上海！

汪：（驚喜）哦！可是輪渡還有沒有？

余：最後一班輪渡是十二點，還有十五分鐘，所以我馬上就走！重慶公司和家裏的一切完全交給你！——還有這兒的私事：范二小姐被我騙進去了，她在裏

邊等你哩，但十五分鐘以內，你別進去。她如果出來，就再騙她一下，等到明天早晨，再把真象告訴她，就說我沒功夫給她寫信了。

汪： 噯，余經理，我是介紹人喲，您就這末丟了她？

余： 笑話！丟了她？我已經在她身上投資三千萬了！我是怕被一個女人一糾纏，又走不了了。

〔何修奔上。〕

何： 經理，兩隻箱子都已送上輪渡了，船馬上就要開了！快點！

余： 輕點，滑竿來了？

何： 在門口。（下）

余： （握手）好，小汪，一切拜託！（急轉身下。）

汪： （剛坐下來，欣賞自己的命運地歎息一聲）哦……

〔小翠上來收拾碗盞。〕

小： 哦，汪先生一個人在這兒？

汪： 嗯，嗯。

小： 汪先生，余經理到哪兒去了？

汪： （驚）沒上哪兒去，別瞎說！

〔范媽探頭進來。〕

范： 小汪，他那兒去了？

汪： 他家裏又來了客人，回去了。

小： 小姐，您問誰呀？

范： 余先生。

汪： （急）去你的，小翠！

〔小翠悻悻下。〕

范： 他到底哪兒去了？

汪： 坐罷，二小姐，他回家去了。

范： 他說要我等他的呢？（向外去）

汪：（驚）您上哪兒去？

范：我去看看他。

〔李妻亦上。〕

汪：您別去，他有客。

范：（懷疑）這會兒還有客？讓我去看看。

汪：（攔她）您別去，是位要緊的客，他馬上來了。

范：（懷疑）小汪，他（突然敏感地）他是不是走了？

汪：（慌）沒有，沒有呀。

范：你一定騙我！你一定騙我！——小翠！小翠！……

妻：（驚）怎麼？余經理走了？

范：小翠，小翠。

〔孫克歐却應聲而上。〕

汪：（還在分辯）沒上哪兒去！他在家裏！

范：小翠一定知道！她剛才在這兒——小翠。

孫：你們問誰？

妻：你看見余經理沒有？

孫：怎麼？你們還不知道？

范：（驚叫）他哪兒去了？

孫：（憤怒）這是一種無恥的欺騙！

汪：你曉得什麼？

孫：他帶着行李上輪渡了：明兒天亮就飛上海了。

（李妻和范媽都驚叫了一聲。）

汪：（憤怒地）你！

妻：（頓足）這個傢伙騙得我好苦！（向范。）你還相信他！

孫：這就是他的愛情！

范：（強忍不住，迸裂出一種抽咽。同時向外奔去。）……

〔衆人一時驚呆了。〕

妻：〔忽然驚叫〕妹妹，你哪兒去？〔急追出〕妹妹！

孫：〔這才感覺嚴重。〕哎呀！〔也奔出。〕范小姐！范小姐！

汪：〔頓足〕糟！〔同時追出〕密司范！

〔三個人向外追趕，叫喊，聲音漸遠。〕

〔胡子雲探出頭來，驚疑四顧。〕

〔廂房裏打梭哈的人還興高彩烈地叫嚷着。〕

——第三場完——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四場

時：第二年的夏天，又是個星期日，近黃昏。

地：同第一場。

人：胡子雲、汪奇、范媽、李鍾秀、孫克歐、李妻、余友楠、劉海山。

景：同第一場。

〔亭外樹蔭裏，汪奇與胡子雲躺在兩張躺椅上乘涼，面前羅列空瓶空杯。〕

〔汪奇已非當年，如今是長城公司重慶的經理，氣概也就不同了。〕

胡：……哦，所以那天晚上，我從廂房裏出來一看，你們一個都不在，只聽外邊

好幾個人在叫范小姐密司范的，後來呢？……

汪：（喝了一口水又繼續敘述下去）當時我一想，糟糕！她半夜裏跑出去，即使

不想自殺，那麼長的山坡，一個不小心，跌下山去，還不是一條人命？我也就趕緊追出去。嘿，那麼陡的山路，路上漆黑一片，她跑得可像風一樣得快，我們怎麼也追不上。一直追到輪渡碼頭……

胡：余友楠坐的輪渡開了沒有？

汪：剛剛離開岸才不到一丈遠！她急呀？叫呀！恨不得跳上船去！我們正好趕到，一把抱住她，就往家裏拖，她呀怪得很，一聲不響，跟了我們回頭就走。可是一個不留神，她一縱身就跳下了江！

胡：好烈的性子！

汪：難怪呀，我們的余經理手段實在太辣，臨走時，還在騙她，這不等於丟她下水？

胡：救起來以後呢，沒有再？——

汪：那天夜裏江裏水漲，木船也沒有了，第二天天亮輪渡開的時候，飛機已經起

飛了！

胡：我不是談這個，救起以後，沒有再鬧過？

汪：第二天就接到余經理在重慶留給她的信，雖然是一句空話，還叫范媽等他，

他馬上就回來的。可是有了這點安慰，（笑）一個人也就可以活得下去了。

胡：這個傢伙，一封信就要人家等上一年？噯，他在上海該又有了新歡嘍？

汪：（微笑搖頭）到現在還毫無所聞。

胡：（肯定地）這種人還會甘於寂寞？哼！不曉得又妍上幾個了！

汪：（笑）子翁，你又何必這末氣憤呢？

胡：他余友楠這不是佔着毛坑不拉屎麼？

汪：（大笑，猛拍其肩）子翁，你真是老當益壯呀，居然還有這份野心，呀？

胡：（鎮靜如常）噯，你倒反咬我一口哇？我是爲你抱不平呀，你跟范媽本來不

是——？

汪：我？（大搖其頭）子翁，做生意的人要講信用，我既然介紹給余經理了，：

：而且好馬也不吃回頭草呀！

胡：（諷刺地看着他）噫，老弟，明人不說暗話，你在我面前，又何必呢？（大笑）

汪：（急）子翁，你！你不相信，自從余經理飛了上海，這一年以來，我根本沒有進過她的門！你不知道那位公爺李鍾秀發了脾氣？余經理飛走了，把什麼賬都算到我們頭上來了，簡直不讓我們上他的門！

胡：這個我自然知道，我也吃了閉門羹呀！可是我聽說范二小姐偷偷地找過你
啣？

汪：（啞口無言）……

胡：這可不假吧？

汪：子翁，你怎麼曉得？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是來打聽余經理消息的。

（反攻）哦，子翁，你如此注意范二小姐的行動，還說沒有野心，呀？——還有你今兒跟我左打聽右打聽她的消息，又是什麼意思？（大笑）您還說我

反咬一口哩！

胡：（微笑）好，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問你，下個禮拜你我兩個飛上海，就是光棍兩條，不嫌寂寞？

汪：（驚喜）你真的打算帶她到上海去？這倒是個好主意！我還沒想到。

胡：你想，跑到上海去，身邊沒有個女人陪着，那是個什麼味兒？可是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我要知道你老弟的心思如何？我很明白，你年紀輕，人漂亮，又沒結過婚，我是競爭不過你的。

汪：（眼睛一轉）我，我倒不怕，問題還在我們余經理身上。他明天一回重慶就怕……

胡：他在上海一定有了人啦！小問題不在乎他！

汪：對，問題不在乎他，可是死心眼兒的范二小姐，知道余經理回來了，能不死灰復燃？

胡：所以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下她的手？我們要乘余友楠沒回來之前，來個先

下手爲強！

汪：（搖頭）現在就是無從下手啊！我已經有兩三個月沒看見她了。

〔劉海山正送上冰淇淋〕

胡：她到底關在家裏幹什麼？

汪：自從去年自殺未遂以後，學校也不進了，鋼琴也不彈了。整天關在廂房裏看書，什麼人也不願意見。

胡：哎呀，那不可憐死了？

劉：經理，您是說范二小姐？——嗯，他今天出門嘍！上午就到重慶去了。

汪：（驚）你看見的？

劉：跟她姐姐，姐夫，還有那個孫科員出去的，好久沒看見，范二小姐瘦得多了！

胡：出去幹什麼啦？你曉得？

劉：不清楚。（笑）

汪：你笑什麼，劉海山？

劉：聽說……

汪：聽說了什麼？

劉：范二小姐聽說要出嫁了。

胡：（驚起）嫁給誰？

汪：真的？

劉：我是聽李鍾秀說的，要嫁給孫科員。

胡：孫科員？誰？

汪：哦！就是孫克歐？（向胡）過去劉司長他們機關裏的一個起碼科員。咳，你沒看見過？二十來歲的一個小傢伙？跟范家大概沾點親，所以在那裏鬼鬼祟祟鑽進鑽出的，我們去，躲在一邊，也不跟人打招呼，既不像客人，又不像聽差的，不三不四，不曉得是個什麼東西！咳，余經理那晚上輪渡，就是他講出來的呀！

胡： 哎呀！天啦！她打算嫁給這樣一個寶貝？

劉： （笑）胡大爺，您不曉得。自從去年余總經理那回事情以後，范家二小姐的名譽就壞了！街上誰不曉得她是被一個下江人丟了的？她姐姐又要另外給她介紹男朋友，她不肯，可是余總經理又沒個信。再不嫁，活都活不下去了！也是沒法！

胡： 世界上男人都死光啦？要嫁起碼也得挑一個像人樣的呀！

劉： （笑）噯呀！你老人家不懂，一個人掉在河裏，抓到一根稻草也是好的呀！

汪： （近乎憤怒地）媽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居然想到手！——他憑了哪一點？

劉： 劉備的江山——哭來的，聽說他給范二小姐寫了多少多少信，她沒理他，還吞過鴉片煙哩！末了還是李鍾秀幫的忙，她的姐姐倒不肯。

汪： 不要臉的傢伙！

〔劉海山收拾了空瓶下。〕

胡：（浩然長歎）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可惜可惜！

汪：（憤然）唉，只怪我太顧朋友了！

胡：（不住搖頭）天公太不做美了！那有這樣惡作劇的？那有這樣惡作劇的？

——唉！小汪，我想起了，等余友楠回來，讓他來收復失地！

汪：（躍然而起）對！（注視山下）噯，他們來了！

胡：那位活寶貝也來了？

汪：看樣子是全體總動員到重慶去玩兒的！四個人一起回來了！

胡：（要走）得了，我們回去罷！看了嘔氣。

汪：不不！你等一等，就當是看猴兒戲的！你瞧他那副神氣（竊笑）頸頸子挺

直，頭要伸到天上去了！天啦！還新戴了副眼鏡哩！坐下來，有好把戲看！

（脚步聲近。胡子雲抓起一張舊報紙來看，以便遮住臉）

（一行四人上山來了，孫克歐果真是高視闊步，與范媽挽臂而行。但不知怎麼，總像是拖着她的。范媽則面容憔悴，相隔一年，似乎已經生趣索然了。

李鍾秀滿臉酒氣，甚爲得意，李妻則顯得疲倦了。」

妻： 哎呀！累死了！我說叫滑竿上來多好？

汪： 哦，李太太，怎麼這樣省儉，連滑竿都捨不得坐呀？

妻： 一驚，馬上笑起來）哦，小汪先生，又在這兒乘涼啦？

（胡子雲從報底偷看他一眼）

范： 不防遇到人，猝然鬆了挽着的臂）哦，小汪！你好？

汪： 密司范，（故意親蜜地）好久不見了！您好？（握手）

孫： 故作矜持而有禮貌地）哦，汪先生您好！（與之握手）

汪： 哎呀，我幾乎不認得了，原來是孫科員！

妻： 克歐現在不是科員——要到樂山去當科長啦！

汪： 哦，失敬，失敬！

孫： 向胡，胡正偷看他）哦，胡先生，你好？

胡： 沒有起身，冷冷地）唔，唔，你好。

妻：哎呀，這兒還躲着一位胡大爺啦！好久不見您啦！

胡：（忙起身）啊，李太太，請坐請坐，還有范小姐，請坐請坐！

李：（站得遠遠地，預備走回家了。不愉快地叫。）喂，走嘍走嘍，回家了。

妻：你先走嗎？叫什麼！

李：（憤然而下）哪來的那麼多廢話……

妻：噯呀，這個山坡把我爬累了，我真要歇一會！妹妹，你也累了罷？（坐下）

汪：（以自己的躺椅讓范媽）歇一會罷，

妻：（不禁感慨起來）已經是一年了，記得去年你們在這兒吃茶！……

〔范媽低頭不語〕

汪：是呀！我幾乎也有一年沒有見密司范了！可是（故意挑戰似的）密司范更加漂亮了！

胡：就是李太太也年輕了許多呀！

妻：哎呀，胡大爺，你又開我玩笑了！

〔孫克歐被冷在一邊，開始憤怒了。〕

孫：汪先生，胡先生，二位最近有空罷？

汪：（虛情假意）啞啞，有空，有空，什麼事？孫科員？——哦，科長！

孫：最近我打算請一次客，希望二位賞光。

汪：哦！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一定敬陪末座！

孫：時間和地點……我再送請帖過來。胡先生也請務必光臨。

胡：（冷冷地）還請我？好罷，好罷。

孫：那我就恭候了！

胡：（有點不耐煩）我說過了，我來。（又去與李妻低語了。）

孫：客人並不多，但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物，因為……

汪：（驚異地）哦！那末說起來，我們也成了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物了？（笑）我

還沒想到哩！

孫：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請客。……

〔大家都更驚奇了，尤其是范媽和李妻〕

孫：我希望這宴會異常隆重！因為這是我范媽小姐的訂婚儀式！

范：（像有許多話要說）你？……

妻：（同時）怎末，你已經定好日子啦？

孫：日子還沒有定，正要同你商量哩。

汪：（誇張地）哦，原來是孫科長與密司范訂婚喜酒呀？那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怪不得孫科長這兩天漂亮得簡直不認得了！哦，瞧你這副眼鏡，大概是……（好像要拿下來看看）

孫：（退讓）這是最近從香港買來的。

〔胡子雲已經將李妻引到亭子後面去談話了〕

汪：了不起！了不起！這一定貴得很啦！

孫：還好，很便宜，很便宜！

汪：唉，您這套西裝大概也是在香港新做的罷？那末漂亮？這又要多少港幣呀

（搖頭）哎呀，了不起，了不起！

孫： 嗯，這個……

（劉海山奔下來。）

劉： 經理，經理，重慶公司裏打電話來，有要緊事，請快！

汪： 噉！（轉身就走）

范： （突然跳過去）小汪！

汪： 哦，對不起！密司范，我就來！

范： （拖他走到一邊，低聲，苦痛地）小汪，我有話要跟你談。——什麼時候有空？

汪： 我隨便。

范： 那晚上我來找你。

汪： 好！停會見！（也沒有理孫，退下）

（孫突然奔過來！）

孫：（板着臉）你跟他講什麼？

范：（也冷冷地）沒有什麼。

孫：「沒有什麼？」你明明在跟他講話！

范：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沒有相干。

孫：（緊張地）還跟我沒有相干？你跟別人背着我低聲談話，還跟我沒有相干？

范：一個人難道連這一點自由都沒有了？

孫：自由？這是什麼自由？跟一個男人拉拉扯扯的，「小汪，小汪」叫得那麼親

熱！他沒有名字？

范：我們從前同過學，一向就是這樣的！難道我跟他會有什麼關係？

孫：我怎麼知道？過去這班傢伙不是每天都呆在你的家裏？

范：（憤怒）那是我姐姐的事！你問她去！（欲哭）

孫：你看你，幹嗎又生氣呢？

范：（平靜下去）我看我們還是早點到樂山去罷。

孫： 爲什麼？

范： 過去的生活，是姐姐一手佈置的，並不是我的罪過。你現在時時刻刻拿來挖苦我，我受不了！到了樂山，我們重新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你，我，都把重慶這段過去忘掉，不好麼？——哦，那部「安娜·卡列尼娜」你看了麼？

孫： 嗯，還沒有看完。——怎麼？

范： 你看到吉蒂嫁給列文那一段麼？

孫： 看了。

范： 到了樂山鄉下，我希望我能夠像吉蒂愛列文一樣地和你生活在一起。

孫： 希望？你對我的愛情，還僅止是希望？

范： （又不耐煩）你要我怎麼樣呢？我已經希望着去愛你，而且事實上我已經答應和你結婚，一起到樂山去了，你還要我怎麼樣呢？你難道一定強迫我對你說謊，對你獻媚麼？

孫： 不不！當然不是（痛苦地）我希望的只是真實的愛情，當然不是虛偽的結

婚！好罷，讓我們儘量快點走罷！離開這個鬼地方！

范：讓我永遠忘記（回顧）這個地方！再也不回來！

孫：再也不看見這些腦滿腸肥的商人了！

范：（不悅）你爲什麼一定要罵人呢？

孫：這些發國難財的商人，還不該罵？

范：商人裏面就沒有好人？

孫：好人？在哪兒？（恍然）哦，大概就只有余友楠一個罷？

范：你幹嗎又提他？

孫：你爲什麼又怕提他呢？

范：（氣憤得默不發言）……

孫：（一付悲劇調子）哦，我又得罪了你！請你原諒我！

范：……

孫：可是我希望你坦白告訴我……

范：（無言地看看他）？……

孫：也不必怕我難堪，儘管坦白地說罷，到底我什麼地方不如余友楠？

范：你問這個幹嗎？

孫：我要知道，我希望你下一個比較。

范：這怎麼好比較呢？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

孫：那末不同在什麼地方呢？

范：他是個商人，你是個公務員！

孫：嗨，你又生我的氣了！

范：那你就別追問我了！

孫：爲什麼我不可以問呢？

范：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孫：那末你就別說我們的短處，只說說長處有什麼不同，不可以麼？

范：（被逼得無法了）你自己的長處還不明白麼？你奉公守法，是個最好的公務

員；你爲人忠實可靠，做事有恆心……

孫：我是希望知道他的長處！

范：（一楞）我說不出來。

孫：這怎麼可以說不出來呢？

范：（憤怒）你爲什麼強迫我？

孫：（也激怒了）那我明白了。（希望她問下去）

范：（並沒有興趣問他，默然無語）……

孫：（不得下台，乃憤怒地自語）唯一的長處，就是他有錢！

范：（憤怒地衝向他，半響說不出話來）……你侮辱我！

孫：（知道又闖了禍，畏葸地）那你爲什麼不說？

范：你現在有錢了？我是爲了你有錢才答應結婚的？卑鄙！（轉身就奔回家去）

孫：（急了）你！（抓自己頭髮，追上去）我又錯了！哦，你原諒我！……

〔孫追范下。〕

〔驚動了胡子雲和李妻。〕

胡：怎麼，都跑了！

妻：這一對怎麼行？整天地鬧癩扭！

胡：所以嘍，你還得仔細攷慮一下呀！至於有什麼需要，你就不必同我客氣，通知我一聲就是了。

妻：我何嘗沒攷慮過？這一次都是鍾秀那死鬼呀！

胡：你先也不該逼她呀，手裏抓住這麼一個無價之寶，還怕沒有識貨的！況且，天底下難道只有一個余友楠？（大笑）

妻：（撇嘴）哼，現在你們都說現成話了！那麼久也不來一趟！

胡：這也怪我自己？你們那位——

妻：你胆子就那末小？（看見人）嚶呀，小汪先生！打扮得那末整齊上哪兒去？

〔汪奇西裝整齊，架起墨鏡戴上草帽，舞着手杖，挾了皮包，匆匆上。〕

汪：對不起，我有點要緊的事，過江去。

妻：那末明天見，我也回去了。（下）

胡：（低聲）有什麼事？進城？

汪：（回頭見李妻走了）糟糕！公司裏人誤了事，電報早來了，余總經理今天就到！我馬上得到飛機場去接他。（轉身要走）

（劉海山上來正要搬椅子。）

胡：噫，此刻到飛機場，已經遲了吧？

汪：不管了！我總要去一趟！——劉海山，你快到余總經理公館裏去，叫他們用人快點打掃，說余總經理馬上就到！再叫廚房裏立刻預備菜！快！快！

劉：是，經理。

胡：（看看山坡）得了，你別忙了，那滑竿上坐的不是友楠？——喂！友楠！

汪：呀！真的？（奔下山去）余總經理，您來啦，我正去接您呀！

余：（聲）喂！子翁，你好？小汪，你好？

（歡笑問答之聲盈耳。）

〔劉海山也忙着奔下山去。〕

胡：（迎下去一步）久違久違了！你這傢伙！一溜就是一年，怎麼到今天才來呀？把人都想死了！

〔握了胡的手，余友楠上。後面是汪奇，再後面是提了手提箱的劉海山。〕

余：（一邊走着）子翁，你倒那末多情呀？

胡：（大笑）多情的人多着哩！

〔劉海山提了箱子下。〕

汪：余總經理，就進去呢，還是先在這兒坐坐？

余：好，就先在這兒坐坐罷，涼快點！

汪：（搬椅）您坐！哦！先寬寬衣罷！（接衣）劉海山拿冰淇淋跟汽水來！再打一盆洗臉水來！——哦！再端張椅子來！

胡：怎麼樣，這一趟回來，可以多住些時候，等我們一路去上海嗎？

余：可以可以！子翁！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胡：我是打算跟你們的汪經理——我們這位老弟一路去呀。

余：那好極了！我可以陪你們在重慶痛痛快快地玩兒一陣！哎呀，我在上海悶死了！

胡：（驚奇）在上海會悶死了？

汪：您開玩笑吧？

余：（笑了）不是開玩笑，是我說溜了嘴。我是說我自己個人在上海悶死了！

胡：奇怪！你是——？

余：老朋友，告訴你罷。我馬上要結婚了！這是婚前的最後一次單身旅行！你們說，我到重慶來該不該痛痛快快地大玩它一陣！

胡：當然，當然！今晚上我就請客，到重慶跳舞去！

汪：不！我請客！

余：噯噯，也用不着那末忙，今兒晚上先讓我們在南岸好好兒睡一覺，養精蓄銳，明兒過江！

汪：好，我準備一切！

胡：（笑）友楠，怎麼？如此說來，這位未婚的新夫人一定是閨令很嚴嘍？

余：（苦臉）那還用說？簡直是寸步不離左右！

胡：那真是豔福不淺呀！

余：（更苦）別提了罷，倒楣透了！

胡：怎麼？

余：你問問小汪罷，就知道不敢領教了。

汪：怎麼，余經理？新夫人是——？

余：唉，子翁，我們上了點年紀的人，沒有辦法，只好以事業爲重了！進出口的事業很難辦！這一年來幸而是劉司長全力支持，才能夠把一切競爭者打倒，闖出這個獨霸一方的局面。

汪：（驚喜）哦！那末你是和劉三小姐——？

余：你說糟糕不糟糕？

汪：（大爲反對）那裏！你這次結婚太有意義了！太有意義了，人財兩旺！這簡直是雙福臨門！

余：（笑）你是安慰我罷！

汪：不不！

胡：我看真是糟糕！小汪你忘了我們剛才的計劃？

余：什麼計劃？

胡：人家等了你了你一年的范二小姐范媽，不幸得很，馬上也要結婚了！

余：哦，……可是這有什麼不幸呢？我的天！這真是千幸萬幸了！（低聲）噯！我前回拆的爛污可不小哦！我這回簡直不曉得怎麼打發她哩！可是她現在一出嫁，舊賬一筆勾消！我又可以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還不是千幸萬幸啦？

（大笑）

胡：可是天呀，你曉得她嫁給誰呀？

余：誰？

汪：您簡直不會想到！就嫁給那位您還開過他玩笑的活寶貝孫科員！

胡：一朵鮮花插牛在屎上！

余：（叫苦）天啦！這怎麼行？這怎麼行？（跳起）你們兩位幹什麼的？怎麼能讓他成功？

胡：（看見已經激起來了，更穩重地）我們本來說，等你來收復失地呀！可是現在，你老兄已經做了劉司長的妹婿，算嘍！算嘍！

汪：就是未免太可惜了！

余：什麼？算了？笑話！（指胸）看我的，我去找她！我去找她！

〔孫克歐匆匆上，聞聲止步。〕

〔余友楠一轉身，正看見他。〕

〔大家相顧愕然。〕

第五場

時：當天晚上。

地：同第二場。

人：范媽、李鐘秀、李妻、孫克歐、余友楠、小翠。

景：同第三場。

〔李鐘秀躺在藤椅上品茶，李妻又在打算盤，兩個人似乎剛發生過爭執。〕

妻：（結好了賬）你看，你看，這一年欠下了多少債？四百八十五萬！要兩百担穀子才還得了！連妹妹的那塊地在一起，都還收不到一百担！聽你的話，聽你的話啦，拖下一屁股債，看你拿什麼還！（把算盤一摔。）這個家我當不了！

李：（橫她一眼）依你說，該怎麼辦？

妻：我不曉得怎麼辦？——你有辦法啦，你把一些來往的客人趕得上門！

李：噢，照你的辦法，我李公館就該開賭場，開——？（話到舌尖留半句）

妻：什麼？（對他翻大了眼，見他不說下去，也就沒馬上開口，稍停，冷諷地。）
好哇。還是聽你的話！把妹妹那塊地也陪了嫁，看你吃什麼！哼，孫克歐每天四兩酒就把你灌昏了頭！你以為那杯酒好吃的？他是早知道妹妹有這份遺產！什麼愛情不愛情，狗屁！

李：依你說，又怎麼辦？

妻：我怎麼辦？——前天克歐就在我面前透過口氣了：「妹妹的那點產業，還是請姐姐負責經理呀！」這還不明白，遺產他要，麻煩事情還要我替他管！哼，這可肥了他了！平步登天！討了老婆得了地，人家才是人財兩旺哩！

李：這是妹妹她自己的產業，當然讓她自己帶過去呀！我李某人就是窮死了，也不會吃小姨子的！

妻：（冷笑）哼！

李：笑什麼？日子過不下去了？明兒索性把長生橋那塊地賣掉，山上這座房子也

賣掉！這總夠你一個人過一輩子了罷？橫豎我們沒兒沒女，只要給我一張船票錢，老子一個人出去混飯吃，還會怕餓死人？

妻： 哎呀呀，你這是什麼話？是我容不得你？趕你出去的？讓親戚朋友聽到才好聽啦！

李： 是我主張把你妹妹嫁給這窮鬼的！自然該我倒楣呀！

妻： 笑話，我也沒怪你！

李： 沒怪我？我還不明白！——告訴你，這批發國難財的商人我看透了！沒一個好東西！余友楠那傢伙教訓得你還不夠？

妻： 你又提他幹嗎？

李： 我是做比方。你的妹妹，我還不巴望她嫁給好人？可是一個滑頭滑腦的財主，還不如一個安份安己的窮光蛋！

妻： 好好好，我沒功夫聽你這篇大道理，我現在只問你：克歐跟你說過沒有，他打算什麼時候訂婚？

李：不知道，總歸是最近罷。

妻：你告訴他：太近了不行！他剛才已經當面請胡子雲跟小汪吃喜酒了，好像日子就隨他一個人定了！你告訴他：太近了不行！

李：又爲什麼？

妻：（一楞）趕不及！

〔范媽自廂房上。〕

范：姐姐，克歐還沒有來？

妻：（搖頭）你們又要上哪兒去？

范：他剛才要我陪他去散步。

妻：哦，妹妹，克歐跟你談過，他打算那天訂婚？

范：（搖頭）但我想，既然要到樂山去，就早點去罷，也不必在此地訂婚了。

妻：那更不行！我的妹妹既然答應嫁給他，那訂婚結婚都得像個樣子！不說到勝利大廈，嘉陵賓館嘛，起碼也得到百齡餐廳呀！我不能讓人家看出我窮相！

范：那又做什麼呢？耍猴子一樣！——他也主張馬上到樂山去的。

妻：他跟你馬上到樂山去？——嗯，他想的倒也對，到了那樣小地方，一個科長也就是大人物了！你對他也就會慢慢好起來了。

范：（反感）我現在對他也沒有什麼壞呀！

妻：唔，唔，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到了樂山，你就覺得他更好了。

范：他在此地又有什麼不好？不也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物？

李：（得意）是呀，他在過去那個機關裏，奉守公法，忠於職守，是個模範公務員呀！

妻：（橫了丈夫一眼）那自然了。

李：而且要比一些沒有道德的商人高一些呀！

范：（憤怒地看他一眼）您少說一句罷！

妻：（向丈夫微笑）哼！——自然了，我也沒說他壞；可是我的意思，這樣的好人多得很！不過到了小地方就值錢了！

范：我曉得。比他好的人還多得很哩！可是姐姐，夠了！……事情已經決定了，

還有什麼說的？（煩亂地打着鋼琴琴鍵）

〔李鐘秀品茗微笑。〕

妻：哎呀，妹妹，只要你滿意了，那不是謝天謝地！我有什麼說的？

范：我當然滿意！

妻：那就好極了！

〔李鐘秀無聲地笑了。〕

妻：你做什麼？（雙關地）我又不是瞎子！何必跟我裝腔？——我懂得你的心事！

李：你又……

〔孫克歐急步上。〕

范：（急於要出去）你來了？我們走罷！

孫：（板住臉，無言）……

妻：（推他丈夫，低聲）走！

（他們走進臥室。）

范：你？……

孫：你那末急急忙忙要出去，爲什麼？

范：你不是要我陪你去散步麼？

孫：不要去了！

范：（隱忍地）好罷。……

孫：（板着臉還是不說話）……

范：我們還是早點到樂山去罷，越早越好！這個鬼地方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孫：哦，你不是答應我訂了婚再走麼？

范：何必呢？我剛才想過了，既然要離開這兒，就越早越好！

孫：（更加狐疑）你要躲開誰？有誰在追着你？

范：（煩）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孫：剛才小汪告訴了你什麼？

范：沒有呀！我只是想告訴他，我要離開此地了！——我不是向你說了？

孫：那末，我們訂了婚再走！只要在這兒訂了婚，即使第二天，即使是一個鐘頭以後就走，都行！

范：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呢？

孫：免得人家懷疑我躲起來了，說我不配跟你結婚！——已經有人在諷刺我了，說我們不是一對，我是你掉在河裏時候隨便抓住的一根稻草。

范：（沉思）這倒很對。

孫：（悲哀地）我知道你只把我當着一根可憐的稻草！可是你就不能爲我設想一下麼？

范：爲你？

孫：你不能顧全我一點面子，答應我在此地訂婚麼？

范：（哀歎）唉，誰都只顧自己，什麼人願到過我啊？

孫：（急）我并不是只顧自己，我愛你的心……

范：（急接口）那末我請求你，少請些客罷，越簡單越好！

孫：（欣然）我感謝你！剛才我已經說過了，客人很少，但是典禮和酒席一定要表示得隆重而華貴！因為這是我對你的愛情表示……

范：還要舉行什麼典禮？請請客就算了嘛！

孫：這是……

范：我不願意像猴子一樣讓別人耍！……

孫：那末講幾句話都應該的嘍？

范：有什麼好說？

孫：不過是向你感謝的話……

范：用不着！

孫：（轉念）好，聽你罷。（忽又狐疑）可是，爲什麼不讓我感謝你呢？你怕誰聽了不舒服？

范：誰會不舒服呢，除了我？

孫：不盡然。——比爲余友楠他聽了……

范：你又提他幹麼？他又不在這兒！

孫：哦，只是因爲他不在這兒？萬一他要來了呢？

范：不會的！你放心罷，他再也不會來了！我跟他永遠也不會見面了！

孫：哼，要我放心，只是因爲他不會來？那末如果他來了呢？

范：（又不耐煩了）蠢話，即使他來了，那不已經晚了麼？

孫：哼！「晚了！」只是嫌晚了！那你的……

范：（更不耐煩）你這個人！到底要我怎麼樣呢？

孫：（漸逼緊）我只問你，他如果來了，你見不見他？

范：他怎麼會來呢？

孫：你不管他會不會來，你見不見他？

范：（不肯答覆）……

孫：你答覆我呀！見不見他？

范：……

孫：見不見他？

范：（憤怒地）我不見他！

〔李鐘秀，李妻聞聲出視。〕

孫：（勝利地宣佈了）那末，我告訴你罷，這位花花公子已經來了！

妻：誰來了？

孫：你們的余友楠來了！

〔范媽霍地起立。〕

妻：哦！他已經來了？

范：（拖孫）那我們走罷，明天，不，我們立刻就到樂山去！

孫：現在倒不着急了。

范：你是什麼意思？你一定要把我推到懸崖上，讓我跌死？

孫：你怕什麼？

妻：來就來了罷，他又不會吃人，怕什麼？

范：我倒不怕……

〔小翠急奔上。〕

小：太太，余經理來了！在門口……

范：〔突然奔向廂房〕我不見！

李：請他高陞，說不見客！

孫：不！大姐，你見見他，留他一會兒！〔匆匆下〕

李：〔憤然進臥室去〕我也不見！

〔余友楠已經進來了。〕

余：〔欣然叫。〕姐姐，你好罷？

妻：哎呀呀！原來是余經理！什麼風把您吹來的？小翠，快拿煙，倒茶！

余：算起來，該是東風罷。

妻：什麼時候到的？怎麼沒有一點消息呀？

余：剛剛到，到了第一件事就是來拜望姐姐。

妻：那怎麼敢當呀！——回重慶來一定有什麼貴幹呀？

余：我是特地來辦理這兒未了的事務的。

妻：（話中有刺）嗯，這兒還有什麼事情沒了呢？我當你把重慶這條路都賣了哩！

余：（大笑）姐姐又講笑話了！天下的路都賣了，姐姐這兒一條路也不會賣呀！這次我來，是打算了清幾件事呀！可是姐姐該曉得我的脾氣：事情沒办好，總沒臉來見人！

妻：那末現在是辦好了？

余：哎呀！整整忙了一年，才算把公司完全佈置好了，這才有功夫回重慶來呀。
（小翠下。）

妻：（又有含意地）那末重慶還有些什麼未了的事呀？

余：多得很呀！第一，這兒的房子我要賣掉了。第二，重慶的公司要合併到上海

去。第三，哦，我去年走的時候，還拆了一個爛污，把姐姐要投資我們公司
的事情擱下了！

妻：（冷笑）哼，那是過去的一句笑話罷了。您何必認真？

余：（嚴重地）怎樣是笑話？我這次特地送股票來的呀！

妻：隔了一年了，這筆賬不好算了。

余：好算，好算！您還算是投資三千萬，至於這一年的拆息，歸我付給您。

妻：您真還同我算這筆賬呀？

余：當然，當然！否則我就不敢來了！

妻：（更明顯地暗示）可惜遲了！

余：（低聲）真的遲了麼，姐姐？

妻：這看你自己了，我也沒有辦法了。

余：那末，我可以見見二小姐麼？

妻： 嗯，……當然可以！——妹妹！（向廂房）余經理特地看你來了……（稍

停，轉身，點頭微笑，妻向外……）小翠，小翠！（下）

〔范媽出現在廂房門口。〕

余： 范小姐！（要迎上來）

范： （拘謹地低頭爲禮）余經理。（不再看他）

余： 你大概沒想到罷？

范： （冰冷）是的。

余： 一個負罪的人，在你的眼裏認爲是一個大混蛋的人，居然還敢來看你，大概更沒想到罷？

范： （沒有答覆）……

余： （動人的聲音）錯了！是我錯了！到現在我幾乎沒有辦法爲自己解釋了！

范： （目注於地）……

余： （偷看一眼）勝利讓許多人都幸福了！但是我，却因爲勝利而痛苦了！然而

我只能埋怨自己！人家罵商人，說「商人重利輕離別」，真罵得對！罵得透澈！他只曉得去找金條、美金來建築未來的幸福，他一定要把一座幸福的宮殿建築好了之後，才出其不意地捧到他所愛的人面前去。可不知道不如意事常八九，一誤再誤，結果是適得其反，最後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

范：（防禦地）現在還講這些做什麼呢？

余：（她一開口使他更有勇氣了）是的，我知道是遲了！遲了！（希望對方反應）

范：（又緘口不語）……

余：我聽說你就要訂婚了？

范：是的。

余：我現在能說什麼呢？只有慶祝你們花好月圓……（對方還是沒有反應。）我想你所選擇的對象，一定是很滿意的了？

范：（憤憤然）當然！

余：（逼）我想他一定有許多地方會比我強了？

范：當然？起碼有一點！

余：哪一點？

范：（抬頭，憤怒而哀怨地看着他）他很愛我！

余：（他目不轉瞬地看着她的眼睛，沒有講話）

范：（怯弱地收回目光）……

余：（低沉地）可是，你也很愛他麼？

范：（用力地）嗯！（呼吸急促起來了）

余：（注視着她）謝天謝地，但願如此了！如果這是真的，我良心上也就安靜得多了。

范：（外強中乾地憤怒）誰說不是真的？

余：（突然反擊）從聲音裏我聽到得出這是假話！

范：（戰慄地）胡說！（手拍鋼琴，嘩然作聲）

余：（突然抓住她的手，捕捉她的眼光）……

范：（憤怒地，不是拒絕而是退讓地）你！（眼睛一經接觸，便閃開了）

（李妻在外面叫：「小翠！拿開水來！」隨即匆匆上，尙回顧門外。」

妻：余經理，我介紹你認識一個人。

（范媽霍的起立。）

余：（笑問）那一位？

（孫克歐從外面進來。）

妻：哎呀，克歐，你到哪兒去了？我給你們介紹：——

孫：唔——（但他的那發火的眼注視在范媽的身上）

余：這位是——？

妻：孫先生，孫克歐；——這位是余總經理，余友楠。

范：這就是我的未婚夫。

孫：（這下滿意了，昂然）我們見過的。（走到范的身旁）

余：哦，是的是的，我們在此地見過的。（對他的傲慢攻擊了）好像我們還談過

一次話，孫先生記得罷？

妻：（沒有等孫回答就嘻嘻哈哈地）那就好極了！好極了！一位是我的老鄰居，

一位是我未來的妹婿，都坐下來談談罷。

余：（還追擊不捨）孫先生過去好像是在劉司長的部下得意的，是罷？

孫：（不悅）我早就離開那邊了！

范：我們馬上就要離開此地到樂山去了。

余：到樂山去？就是峨嵋山下面的樂山？到那末遠去幹嗎？

孫：（又昂然地）我在那邊縣政府裏擔任了一個科長。

余：哦！科長？——是呀，我說孫先生是科長之才呀！從前我就——

孫：可是我全憑自己的才幹做事的，並不是依靠別人的推荐，提拔。

范：你談這些幹什麼？

孫：你不懂！

余：我懂，孫先生做官的方法是很對的，這叫做：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繡花

針！（笑）我有個比喻，這也跟談戀愛一樣，有些人是全靠水磨功夫！

孫：可是談戀愛有時也像做投機買賣一樣，有些發國難財的商人，是全憑耍手段，哄嚇詐騙的！

范：（急）你們怎麼越談越遠？

妻：哎呀，盡是些廢話！廢話！大家抽枝煙！

余：（站起來）對不起，姐姐，范小姐，（向孫）孫先生，我是個商人，你當我的面侮辱商人，我要求收回你說的話！

妻：（勸解地）余經理！

孫：（也跳起）我要求收回你說的話！

范：（按下孫）克歐，你做什麼？

妻：（對孫）這是我的家！你怎麼得罪客人？

余：否則，你得道歉！

孫：你得向我道歉！

范：（大嚷）你們這是幹嗎？你們這是幹嗎？

余：范小姐，對不起，請原諒我沒有禮貌！

范：我求你們：誰也不許再說了！

余：（乘勝收兵）好，范小姐，我服從你的命令。

妻：對呀！你看人家客人……

孫：（爭回面子）那我當然也服從，而且是絕對服從她的命令！

妻：這才對呀，好，你們既然都服從我妹妹的命令，也該服從一下我的命令之兩個人拉拉手！

余：（微笑）孫先生，（伸手）原諒我的魯莽。

孫：（伸手）我不僅是請你原諒，而且我們要請你賞光。（伸手衣袋裏摸出一張請貼）剛才我本是送請帖來的。

余：哦，怎麼，請我吃飯？

〔李妻與范媽驚視。〕

孫：不，請你參加我們的訂婚典禮。明天下午五點鐘。

余：（也未免大出意料）哦……好極了！好極了！我一定參加！

范：（瞪着眼看他）明天……

妻：（驚詫）就是明天？

孫：（睥睨一切地向三人微笑着）我已經訂了明天。

——第五場完——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六場

時：第二天晚上。

地：同第二場。

人：范媽、李妻、李鐘秀、孫克歐、余友楠、汪奇、胡子雲、小翠。

景：同第三場，但多了幾只花籃。

妻：小翠正放好最後一只花籃，李妻及范媽進門了。兩人都是盛裝打扮。

〔小翠應聲出。〕

〔范媽疲倦極了似的倒在椅子裏幾乎要哭了。〕

妻：活見鬼！活見鬼！這是什麼訂婚，簡直是受洋罪！

范：我說不要在此地訂婚，誰都不聽我的意見。

妻：誰知道他弄成這個樣子？我說遲幾天，他昨天晚上忽然決定了；我說我們男女兩家合辦，他要綑面子，由男家包辦；我以為起碼在城裏百齡餐廳嘍，他可憐巴巴地請在南岸那末個館子裏！——哼，他還吹牛哩，說要隆重地舉行！如果不隆重，大概就請人家吃客飯了！

范：好嘍，姐姐，別談了！

妻：還不好意思請余經理、胡大爺他們啦，人家恐怕一輩子也沒吃過這樣的酒席！鷄子瘦得像鴿子，鴨子老得蹺掉你的門牙，還有那盤紅燒鯽魚，大概連頭連尾有三寸長！誰都不好意思動筷子，他還不住地叫啦：請呀！請呀！

范：可是姐姐你還沒有注意到，別人都在拿他開玩笑呀！

妻：我怎麼沒有看見？大家都灌他酒，他高興得什麼似的，一杯一杯朝嗓子裏倒，別人哩，有的喝的是茶，有的乾脆倒進痰盂裏！

〔小翠捧茶上，洗臉水捧進臥室。〕

范：地下有縫，恨不得鑽到地下去！丟人，簡直丟盡了人，可是他們爲什麼要拿他開玩笑呢？

妻：哼，那還不明白？是太瞧得起他呀！

范：（欲哭）這是侮辱，這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妻：誰會侮辱你呀？你別自己裝糊塗！

范：可是我怎麼受得了？

妻：受不了？現在還早得很哩！將來，哼！

范：他爲什麼那末蠢！

妻：他才不蠢哩！他也在裝糊塗！……所以妹妹，你該聽我的話！……

范：（不敢聽進她的話）姐姐，現在木已成舟，我不會反悔的！你別……

妻：你瞧，我那裏會叫你反悔？我只想勸你別馬上就到樂山去！

〔小翠從臥室出。〕

小：太太，小姐，洗臉水端進去了。

妻：知道了。——哦，小翠，你趕快再多燒些開水，泡茶。有許多客人馬上就要來哩！

小：是了。（下）

范：飯已經吃了，什麼人都散了，他爲什麼還要請余友楠他們到這兒來？

妻：威風威風呀！他現在還不是中了頭彩了？

范：他會不會又出亂子？

妻：我看他也不敢！

〔外面有了人聲。〕

妻：妹妹，我們進去洗臉吧，他們來了。

〔李妻范媽入臥室。〕

〔外面胡子雲叫喚着：「哎呀！哎呀！」〕

〔汪奇、余友楠、胡子雲進來。〕

余：（笑）胖子今天可吃了虧啦！

胡：（跌在椅上大聲怨恨起來）哎呀！這下可到了！……媽的，這是什麼玩意兒？請人下山吃飯，不僱好滑竿兒？

余：主人不是聲明過理由了麼？這叫飯後運動，有益衛生的！

汪：范二小姐如果不是沾着未來新娘子的光，還不是也要爬上來？昨天你沒看見？

胡：可是我餓着肚子呀！我簡直什麼也沒有吃！

余：誰吃了啦？

汪：只有他自己！——哦，還有那位姐夫！

余：他們不僅是吃饱，而且醉得一塌糊塗哩！（笑）

胡：簡直混蛋，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主人，客人餓着肚子，而他自己先灌醉了！

汪：（笑）灌醉了，倒不怨他自己！這是我們余總經理的妙計，我們輪流敬他酒，瞧，我帶了三張手帕，都溼透了！

余：（微笑）我是乾脆吐在痰盂裏！

胡：好！好！這種傢伙該讓他受點罪！

余：哼！昨天晚上他神氣得很哩！突然宣佈今天訂婚，把我的計劃完全打破！

胡：怎麼，你們的計劃，就是灌他一肚子酒就算了？

余：既然是木已成舟，灌灌他酒也就夠了，再耍他也沒意思了。

胡：（冷笑）倒底劉三小姐的閻令森嚴啣！

余：那是胡說，到重慶來，我爲的什麼？哦，我們別談了，今晚還要過江玩個通宵呢！

胡：我記得！可是今晚上如果范二小姐能夠一起過江去，那纔玩得痛快哩！

汪：呀！子翁！虧你想得出，虧你想得出！她要能夠去，那才真是妙，妙，妙極了哩！

胡：如果她能去，我今晚上請客，單包一隻輪渡，先請各位在江上兜風！（歎息）可惜我跟她的關係，不像友楠那麼深，否則我纔不願做這種不吃羊肉沾了羶

的事哩！

余：（笑）子翁要用激將法激我呀？

胡：我激你？哼，今天你這個賣油郎已經是被劉三小姐獨佔了去嘍！

汪：子翁，你，倒不要開玩笑，這個計劃也難以實現，今天人家到底是剛剛——

余：（笑）天下無難事，這我倒不怕。

汪：（再逼一句）但我看孫克歐今晚上還有把戲哩！客人都散了，只約了我們三位，到這兒來，一定是——哦，你看他自己還沒回來！

余：（激動了）怎麼，他還要跟我鬥一鬥？

〔李妻上，小翠從外捧茶來。〕

妻：哎呀，對不起，對不起，諸位已經來了？克歐呢。——這兩個醉鬼！（走近余，低聲）余經理，你饒了他罷，別再尋他開心了！這使得我妹妹太難堪了！

余：哦，姐姐，你別開玩笑了！我決沒有這個心思！

妻：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很高興。

余：沒有的事，我跟孫科長真正是毫無芥蒂了！剛才在桌子上他還跟我談到合作做生意，他也打算對我們公司投資哩！

（七分醉意的孫克歐扶住李鐘秀，一手提了一籃廣柑，已經站在門口了。小翠下。）

孫：（扶李進來）友楠兄，你在說什麼？我們可以合作嗎？

余：當然可以合作！

妻：（扶李鐘秀向房裏去）看你！

李：（不願進臥室，就躺椅上躺下）我沒醉！

孫：那末，爲我們的合作再乾一杯酒，如何？

余：好，我一定奉陪！

孫：（轉身向外跑）！小翠，剛才館子裏帶回的酒呢？（下）

余：姐姐，你看！我們倆多麼親熱？——哦！二小姐怎麼躲起來了？請她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友誼！這才是不打不成相識哩！

妻：好！我去叫她。（下）

余：（低聲）天啦！他那種什麼酒呀？簡直是百分之百的酒精，居然還帶回來？

胡：沒有關係！我送你一塊手帕！

（孫端了兩杯酒，並帶了一把尖刀上。李妻及范媽自臥室上。）

余：好，酒來了！范小姐！我們倆爲了合作，再喝一杯合作之酒，您不反對罷？

范：（低聲）謝謝。

孫：友楠兄！來！

余：好，來！——哎呀，我們難道還要插血爲盟？帶了刀子來？

孫：（笑）您別怕，這是預備吃廣柑的。

余：（乘機先喝了，吐在手帕上）好！我乾了！

孫：我也乾了！

汪：（起闕地鼓掌）好呀，孫科長真行！

孫：（得意，分送廣柑）諸位請！請！

李：（醉眼模糊地抬起頭來）你，你們誰還敢喝酒？

妻：你睡吧！

孫：諸位，你們別瞧這廣柑很小，這還是去年的存貨哩！所以價錢特別地貴！

胡：是呀！這個廣柑和今天的酒席才能相配呀！

汪：哎呀！這個廣柑我真捨不得吃！我想再保存一年，大概可以像金橘一樣小得可愛了！

〔范媽痛苦地低下頭。〕

余：（看在眼裏向孫）刀子借給我，我相信這廣柑一定甜得很！

孫：友楠兄這句話，才是內行！（遞刀）哦，（又端出香烟碟子）諸位請抽烟。

李：（驚醒）烟給我，給我，（伸手抓了一把）

孫：（急了，從他手裏挖回來）這是一種新牌子剛剛出世的，我試了一次，嘿，價錢雖然不貴，烟味可完全跟駱駝牌一樣！

汪： 嗯，嗯，這又是經濟又愛國的好辦法！

胡： （拒絕送來的烟）對不起，我是不抽美國烟的，尤其不喜歡駱駝牌。

孫： 那您，子翁，也是愛抽國貨的同志？

胡： 不。（掏烟）我是抽英國烟的。

孫： 唔，英國烟沒有道理，還是美國烟好。正同英國人不及美國人夠朋友一樣！

余： （故意緩和空氣）呀，廣柑兒真好！真好！

孫： 我說呀！（看看空氣正好，便輕輕鼓掌，預備講話）諸位，諸位……

〔范媽緊張起來。〕

汪： （推余，低聲）看，文章來了！

余： （突然以更大聲音壓倒他）諸位，我有一個提議！

汪： 附議！

孫： 友楠兄有何高見？

余： 今天是孫科長和范小姐訂婚佳日，我們已經酒醉飯飽，現在又是水菓香烟，

真是感謝主人！但是主人還保藏着一樣最名貴的東西，沒有拿來請客，我認爲是遺憾之至。

孫：（急否認）沒有！沒有！今天招待諸位是最隆重的，我決不會再藏着什麼的了！

妻：余經理，別開玩笑了！

余：有！決不是開玩笑！

孫：那麼是什麼？

余：是范小姐的——

孫：（急）她的什麼？

余：她唱的歌！

〔汪胡鼓掌，起鬨。李睜開眼來也鼓掌。〕

余：范小姐是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將來我們是再不會有耳福聽到的了！今天應該請范小姐唱一只歌，這是孫科長招待客人最名貴的東西！范小姐，請您賞

賜我們……

〔汪胡又起鬨叫好。〕

孫：（滿臉不愉快）喂，這個……

妻：妹妹，怎麼樣，你？

范：（起立）對不起諸位，我今天精神不好，而且好久沒有練嗓子了。

孫：是的，她好久以來，沒有唱過歌了。連鋼琴都好久沒有彈了！

余：隨便您唱個什麼，將來，我們是再也聽不到了！（盯着她）

孫：（急得很）真不能唱，她今天的身體不好！

妻：那末，諸位就算了吧！

汪：你怎麼曉得范小姐身體不好？

胡：范小姐今天不唱，我們都不走！

孫：對不起，諸位，爲了她的身體，我也應該禁止她唱！

〔范突然注視他。〕

汪： 哎呀，孫科長，太早了！還沒有結婚哩！

孫： 我這是爲了愛護她，我有權利禁止！

范： （突然站起來）別吵了，我唱一個就是——可是我今天一定唱不好。

〔汪，胡，余鼓掌叫好。〕

孫： 你！（看她已經清喉嚨，氣鼓鼓地坐下去。）

范： （唱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天上飄着些微雲，地上吹着些微風，呵！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教我如何不想他！」

〔余憂鬱地看着她，撫一下自己頭髮。〕

范： （唱第二節）——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魚兒慢慢游，呵！燕子你說些什麼話？教我如何不想他！」

〔胡與汪，都搖頭擺腦作欣賞狀。〕

〔余友楠雙手托頤，似有無窮心事。〕

〔孫克歐慢慢也安靜下來。〕

范：（唱最後一節）——

「枯樹在冷風裏搖，野火在暮色中燒，呵！那西天還有些殘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汪首先鼓掌叫好，胡余繼之。孫也鼓掌走向范。〕

余：（夢中醒來似的）呵！我說什麼好呢？我拿什麼來形容呢？

孫：（輕聲）你今兒實在唱得好，可是累了罷？

胡：「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啦！范小姐你要到上海去，一定得氣死梅蘭芳！

妻：妹妹，我從來沒聽你唱得這麼好！

汪：孫科長呀！真自私！你還說她身體不好哩！如果身體好，那不要——

孫：唱得實在是好，我當然是知道的。

汪：那你爲什麼禁止呢？

孫：這……這是我的自私，我打算把這個隆重的節目保留到結婚典禮的時候再拿出來！

汪：好！你這個解釋還算漂亮！可惜（低聲）遲了一點。

余：（憂鬱地）等到將來，只怕我是聽不到了！

孫：那末諸位！爲了感謝她的歌唱，我們大家再乾一杯如何？

余：（跳起）好！爲感謝范媽小姐再乾一杯！

〔汪胡附和。〕

范：別喝了！

妻：克歐……

孫：小翠，拿酒來！

余：可是孫科長，你那個酒太厲害了！我有……

孫：那末吃黃酒！鐘秀家裏有黃酒的！我去拿！（下）

妻：你曉得在哪兒？

余：拿大杯子！大杯子！（回顧向汪胡示意）

汪：（牽胡的衣角）對！要大杯子！（下）

胡：唉！對，最好拿高脚玻璃杯！（下）

余：（咳嗽一聲，看李沒有反應。搶上去，抓住范的手。）……

范：（戰慄地）你做什麼？

余：（痛苦地）我今天是第一次想到了死！

范：（故意淡漠而輕微地）爲什麼？

余：因爲我現在比死還要痛苦，剛才你唱的時候，我簡直是萬箭穿心！……

范：是誰使你痛苦的呢？

余：我有什麼理由怨恨別人呢？我只能咀咒自己！咀咒自己是個市儈！我爲什麼爲了那空洞的未來的幸福，而失掉了你的愛情？現在我連自己的生命都要失掉了！可是，我如果還能夠活下去，我再也不做商人了！我要去學音樂，我

跟你一起到法國去……

范：（驚）跟我？

余：哦……那是夢了！不可能了！

范：（退潮了）是夢了！永遠是夢了！（最大的恨）唉，你！……

余：（他明白這一聲裏的愛）可是爲什麼是夢呢？我要拿生命去換它！

范：你要怎麼樣？

余：我要躺在你脚下，永遠的躺在你的脚下，聽着你動人的歌聲，把整個兒世界都忘掉，把一切都忘掉！……

范：（哀怨地）可能麼？

余：如果不可能永遠，那便是一天，一刻，不也好麼？你就再給我一天這樣幸福罷，你唱，我聽着像做夢一樣的……

范：以後呢？

余：我們像個最要好的朋友似的分手，把它作爲我們最愉快最愉快的回憶，放在

我的心底，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范：那末我呢？就讓我去哭，去痛苦一輩子？

余：？……

范：（怨恨地）你要求的不過是一個愉快的回憶！

余：可是我敢更要求什麼呢？我是個有罪的人！

范：（沒有答覆）……

余：難道，你完全原諒了我的罪過麼？

范：（冷冷地）你自己知道！

余：（狂喜地）哦！我怎麼樣感謝你！我怎麼樣才能感謝你！——那末，你馬

上同我們到重慶去吧！我們包了一只輪渡到江面上去兜風，然後到重慶去跳

舞，跳一個通宵！

〔李鐘秀轉側。〕

范：馬上就走？

余：遲了就去不成了。

范：可是這兒的事……

余：這兒的事管它哩！讓姐姐她去辦罷！

范：（沉思）……

余：馬上不去，就再也去不了了！

范：（決然）好罷！

余：（特別聲明）馬上到重慶去？

范：隨你到什麼地方去！橫豎我的生命早就交給過你了！

余：（驚詫）……？

〔汪奇與胡子雲故意吵嚷着進來，范向外迎去。〕

汪：酒來了！酒來了！（看余的神色有異，張嘴作問詢狀。）

胡：（低聲）她去？

余：去是去，可是——！

胡：（拍拍他的肩膀）你行！

汪：（懷疑地問）怎麼？

余：（決然）好罷！不管！

〔孫克歐以茶盤捧六杯黃酒上，李妻隨上。〕

孫：（向范）來罷。——諸位？來乾杯！

李：（糊里糊塗地叫一句）給我一杯！（又睡了）

〔衆人舉杯，歡叫。〕

孫：（醉態可掬地）來，爲感謝我的未婚妻范媽小姐而乾杯！

〔汪胡等起鬨叫乾杯。〕

孫：慢點——我還有話說！

汪：（低聲）哎呀，真的還要演講一通哩！糟糕！

孫：其實，我現在也不打算說話了！友楠兄，胡子翁，還有小汪，現在都是我的好朋友了，而且我還要跟友楠兄合作！

余：是的，是的，我們還要合作！所以什麼話都可以心照不宣了！

汪：那麼乾杯罷！

孫：不慌，不慌，好，我預定的演講取消了！其實本來我要說的話也很簡單……

妻：好了！別講了！酒少話多！

孫：不，不！我很簡單：——

汪：嗨，還是要講！

孫：我原來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愛情這個東西呀，是最最偉大的！愛情是什麼呢？愛情就是愛情！愛情不是金錢，愛情不是哄騙，愛情不是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何以證明呢？我的未婚妻就是個最偉大的證明！她……：……她……：……

（范媽躲在人後坐下來了。）

胡：亂了！

汪：不，背得出的，一定還有底稿。

孫：哦，對了，她不愛別人的金錢，不愛別人的哄騙，不愛別人那些亂七八糟的，却選中了一個毫出不色的——

汪：孫科長！

孫：（微笑）對！爲什麼呢？這就是——

汪：愛情！對對！好呀！（鼓掌）

胡：好！好！（鼓掌）

妻：哎呀！那來的那末多話！

〔范沉默不語。置若未聞。〕

孫：好，就完了！——所以愛情就是愛情！愛情是最最偉大的！我感謝我未婚妻這種偉大的愛情。請大家乾杯！（走向范媽）

余：好！乾杯！

〔范媽站起來〕

孫：（和范碰杯）乾！（向衆人）乾！

〔衆人乾杯。但范媽背身把酒潑了。〕

余： 哎！孫科長！還有酒沒有？

孫： 怎麼？——我再去買。

妻： 余經理，得了。你看！（向范）

余： 不用買，我家裏還有剛從上海帶回來的法國葡萄酒。

孫： 不慌，我先問，爲什麼？

余： 我們大家還應該再乾一杯酒祝人間最幸福的孫科長。

妻： 你倒底幹什麼？

〔汪胡附和叫好。〕

孫： 〔得意之至〕好！我先感謝諸位，而且我更感謝友楠兄的法國葡萄酒。

余： 怎麼？我自己回去拿罷？那酒瓶上是法文的。

孫： 不，不，我去拿！笑話！法文我就不認得？（轉身下）

妻： 胡說，克歐！不許吃了！（追下）克歐！

余：（向汪胡示意）……

汪：（低聲）就走？

〔汪拖胡下。〕

余：我們就走罷，他回來又纏不清。

范：（忍心地）好罷！我拿件衣裳，你先去！

〔范進廂房去。余先出。〕

〔李鐘秀又翻了個身。〕

〔范媽取短絨線外套出，四顧急向外去。〕

〔李妻由外返。〕

妻：（驚）怎麼，你上哪兒去？跟他們一起？

范：（默然久良）姐姐，我還是聽了你的話！

妻：（驚）呀！余友楠他——？

范：我不知道！但我大概不會回來了。

妻： 爲什麼？

范： 如果不是離開此地，就是——

妻： 怎麼？

范： 沒有什麼！哦！他們在等我哩！（下）

妻： 嗨，結果還是弄到這步田地！……哎呀，她會不會又……哦，有人跟她在一起哩。——小翠，快來收拾收拾！（拖李鐘秀）醒醒啦！醒醒啦！

孫： （未全醒）唔唔……

妻： 進去睡。

（小翠上收拾收桌子上酒杯。）

妻： 醒醒啦！——分兩趟拿！

小： （於是把檢起的刀子又放下）是了。（下）

妻： （把李硬拖了坐起來）聽見沒有？

李： 我……我沒睡着。——怎麼都走啦？

妻：你還沒睡着？

〔孫克歐叫着進來。〕

孫：葡萄酒來了，葡萄酒來了。（上，四顧）怎麼都走了？這纔妙哩！哼，他們都當我醉了是罷？滿嘴的假仁假義，怕我不明白？走了也好！——可是他們上那兒去了，姐姐？

妻：我去追你啦，怎麼知道呢？他們大概回家去了罷。

孫：胡說，回家？怎麼沒碰見呀？

妻：那說不定到小汪家裏去了。

孫：好罷，（向李）怎麼，再吃杯葡萄酒？這大概倒是真正法國貨哩！——哦，她呢？

妻：（有點慌）誰呀？

孫：妹妹呀！

妻：我不知道。睡了罷？

孫：（狐疑地推開廂房門，又推開臥室門）咳，人呢？

〔小翠再上，收拾東西。〕

孫：小翠，二小姐呢？

小：（脫口而出）出去了。

孫：（大叫）出去了？

妻：（掩飾地問）出去了？

孫：到哪兒去了？

小：（嚇住了）不知道。

孫：（感到恐怖了，對小翠）到底到哪兒去了？（向妻）他到那兒去了？（對

李）她哪兒去了？

李：嗯，嗯，我知道……

妻：（驚）你知道？

孫：說呀！

李：剛才我糊里糊塗地好像聽到說他們到重慶跳舞去了！怕要跳個通宵哩！

孫：（酒全醒透，暴怒地）這班無恥的東西！（全身戰慄起來）你們未免也太殘酷了！（含淚）跑來吃我的，喝我的，還笑話我，罵我，最後還要侮辱我，——我，成了一個多麼可笑的东西？

（李妻暗示李，勸走他。）

李：克歐，你別，他們大概一會兒就回來了。

孫：我怎麼活得下去？我怎麼活得下去？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抓起桌上的尖刀奔出）

妻：（驚叫）他拿了什麼？

小：刀子！

妻：哎呀！快！（推李）那是我們的刀子，去追他，去追他呀！

李：（這才醒透了）哦（追去）克歐！

第七場

時： 次晨，天快亮的時候。

地： 同第一場。

人： 孫克歐、李鍾秀、汪奇、胡子雲、余友楠、范媽。

景： 重慶的影子更模糊了，只有疏疏落落像星星一樣的路燈照着它的輪廓。

月亮無力地向西方下垂了，只有亭旁的路燈，像睜大了的眼睛，在找尋那從草堆裏發出唧唧之聲的秋虫。

〔李鍾秀倚着欄杆向山坡下瞭望着。〕

李： 〔打了一個呵欠，拿出煙來，到亭旁避着風點燃它。搖頭嘆息。〕天快亮了，居然還不回來！……這一定要出事！〔走回欄杆邊〕

〔上邊有了遲重的脚步聲。〕

李： 〔先向下探望，再回頭向上〕誰？

孫克歐的聲音：（沉重地）我。

李：你又跑下來幹嗎？回去，回去，我在這兒等。

孫：（上）我怎麼睡得着呢？

李：你休息休息也好呀。去跟她們聊聊天……

孫：大姐她是——哼。你還不明白？她正幸災樂禍哩，早就睡覺去了！小翠也在廚房裏打瞌睡。

李：你就在我籐椅上去躺躺。這兒的事我完全負責。他們一回來，我就叫你。忘不了的！

孫：不！一個人呆在屋子裏更難受！看到那鋼琴，看到范媽房間裏一切的東西，我就要（暗暗流淚）……

李：你別胡思亂想呀！她就是跟他們去跳跳舞。也不一定就會……

孫：（怒）還要怎麼樣呢？訂婚當天的晚上就丟了我。跟一些混賬男人跑了！並且，通宵不回來，（恐怖的幻想）誰曉得他們是在跳舞？還是在——？

李： 你又胡思亂想了！他們是好幾個人在一起呀！

孫： （承認了這理由。）……

李： 所以，你不要那麼燥，事情並不嚴重。

孫： （反感）還不嚴重？（誇大的）今天不殺一兩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

李： 殺了人又怎麼樣？

孫： 我抵命！

李： 有什麼用呢？還不是無濟於事？

孫： （沒有答覆了）……

李： 現在，是殺人重要呢，還是愛情重要呢？

孫： （憤憤地）沒有分別！

李： 殺了人你就連愛情也丟了！

孫： 現在還有什麼愛情？

李： 不爲了愛情又何必殺人呢？

孫：那是仇恨！

李：仇恨？還不是爲了愛情？

孫：（語塞）……

李：所以你如果是爲了愛情，你先別鬧着要殺人，殺人呀！

孫：要我不殺這些混賬東西，除非把范媽原璧送回！

李：這就對了！你得先奪回范媽的愛情！

孫：（悲苦地）這是不可能的事了！余友楠那混賬東西他會花言巧語！

李：萬一不可能，你再報仇也不遲呀！

孫：（搖頭）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范媽已經被那混賬東西迷住了！

李：爲什麼不可能？既然是被他花言巧語迷住了，就會有醒的時候。克歐，你相信我，范媽雖然反對她姐姐，我的話她倒肯聽的。她同你訂婚，還不是我一手之力？

孫：可是現在呢？

李：現在她是迷住了呀！可是我會點醒她，你放心。這班商人那裏有什麼愛情？

我看透了他們！……

孫：這些都是空話！今天不動刀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山下有清脆的手杖聲。〕

李：好罷，我們先回去歇一回兒，吃杯茶再來。

孫：你去，我等他們！

李：跑不了的！他們回來，劉海山會來告訴我的，關照過了。

孫：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

李：〔拖他〕好，你先送我上去！天快亮了，寒氣重得很，我要去喝杯酒！

〔李鐘秀推孫克歐急下，一而慌張回顧。〕

〔手杖聲漸近。已聞笑語聲。〕

胡子雲聲：累死了！累死了！

汪奇聲：這是飯後運動，有益衛生的呀！

〔胡，汪由山坡下上來。〕

胡：唉，應該說良心話，這不能再怨人家孫克歐了！我們都忘記了預備轎子。

汪：咳，剛才我好像聽到上面有人在說話？

胡：那裏，是後面那一對喲，哎呀，歇一下罷。

汪：（回顧山下）還沒有看見哩。（也在石凳上坐下）

胡：怎麼樣？他們今晚上的成績？

汪：（笑）余經理還能沒有收穫嗎！——剛才一點多鐘的時候，兩個人不是偷偷地溜出舞廳？一直到三點鐘才回來。

胡：（冷笑）可是我看啦，好戲在後頭哩！剛才在輪渡上，女的已經拭眼淚了。

汪：當然了，人家剛剛訂婚，當天晚上就跟他跑了，那還不是死心塌地要跟他？

胡：這傢伙真是胆大包天。可是上海那位劉三小姐呢？

汪：劉三小姐當然還是將來的余太太，余經理他敢得罪那一邊？除非他長城公司想關門！

胡： 哎呀！那范二小姐不是駝背跌筋斗，——兩頭不着地了？哎呀，這不可憐死啦？

汪： 哎呀呀，您的心腸怎麼軟起來啦？胡子翁？

胡： 噫，一個女孩子到了這種地步，也應該同情同情了。

汪： （笑）今天的禍，還不是您惹起的？

胡： （窘）所以我們就不能袖手旁觀了！

汪： 好，真話說出來了！——怎麼，您可真想帶她到上海去？

胡： 你也別裝伴了！——你昨天下午在這兒說的話是假的？

（李鐘秀自亭後上，偷看一下，躲在一邊。）

汪： 那不過隨便談談的。

胡： （緊接）那末你放棄了？

汪： 噫，放棄了，誰說的？我還沒結婚哩，老實說，余經理這件事脫不了手，一定又是找我替他料理善後，這機會本來是我的！

胡：我知道你不肯讓步的，那末，怎麼辦呢？（笑）總不能來個股份公司呀！

汪：那當然，愛情也不是個燒餅，可以一人一半的，我看咱們靠運氣罷！誰也不用爭。

胡：對，我們賭一次梭哈罷！走，回去！

汪：何必回去呢？（身上摸出撲克）最近我的賭癮很大，這是隨身法寶。你說，怎麼賭？

胡：范二小姐祇有一個，也沒辦法累司，賭大小罷。

汪：幾張？（洗牌）

胡：（跳起來）乾脆點，就賭一張！

汪：好，（遞牌）哦。慢點！說清楚：誰點子大，誰就帶她去上海！

胡：當然！

汪：可是這個賭博太大了！輸了的人太吃虧！

胡：那麼好，贏家替輸家擔負到上海去的旅費，讓他白玩兒一趟！

汪：好，這叫做輸贏有糖吃！來！

〔各人摸了一張牌。〕

汪：梅花J！

胡：哦！老K！哈哈！老弟，我的！

汪：好，沒關係！有言在先，我的旅費省下來了！

胡：當然我負責！可是人言爲信，老弟！

汪：什麼話？子翁，我是商人會不講信用？

胡：那麼好！一言爲定！

汪：哎呀，他們來了，我們先走罷。

胡：忙什麼，先看看苗頭，我這張牌贏到手沒有？

余友楠聲：子翁，你們還在這兒呀？

胡：在等你們呀！

汪：您累了罷，余總經理？密司范？

余： 哎呀，天快亮了！

胡： 這真是「不知東方之既白」呀！今晚痛快極了！

余： 這完全要感謝范小姐呀！

胡： 當然，當然！

余： 怎麼，回去罷？

范： 也好。（向余的別墅那條路走。）

余： 您不回家？

范： 我……（搖頭）不！

余： 那麼，我們先歇會罷。

范： 也好。（走向欄杆邊。）

汪： （向胡示意。）你們坐會兒，我們先回去了。

胡： 唉，我還要睡一覺才行哩！

余： 再坐一會，再坐一會。（順勢拉汪到一邊，低聲，指范）想方法送她回去。

汪：（悄聲）怎麼？脫不了手？

余：（背笑）你想想辦法，再幫個忙。

汪：（搖頭，攤手）……

余：我有數，到上海後……（汪只搖頭，余一再向之耳語，汪漸作爲難之色。余推汪去。）

余：（低聲，指向別墅去的路。）等在那裏！

汪：好，明天見了，明天見了。

胡：范二小姐，回頭見，回頭見！

（汪胡向別墅路上隱去。）

范：（走向他）你跟小汪說什麼？

余：我跟他講生意上的事。——哦，今天我真是幸福極了！我應該如何感謝你啊！

范：（冷然，）友楠，我問你一句話。

余：今天不談了罷，您累了！

范：（道切地）告訴我！現在，我是您的什麼人？

余：您到現在還不知道？別裝傻了！回去睡覺罷！馬上天要亮了。

范：（央求地）不，你馬上答覆我！

余：你真該回家了，姐姐一定在等你哩，我們明天再談。

范：我沒有家了。——答覆我的話：我是您的什麼人？

余：當然是我的愛人！

范：（尙存希望地）將來呢？

余：（驚）將來？（鎮靜下來）您當然還是我的愛人，永遠地永遠地，一直到天長地久。

范：但僅僅是你的愛人？

余：名詞有什麼關係呢？橫豎您是——

范：橫豎我不是您的妻子！是不是？

余：您怎麼說出這樣的話呢？我們還沒有談到結婚問題呀！

范：你現在願意談麼？

余：何必現在呢？天快亮了，明天再——

范：（哀怨地）友楠，你現在能不再欺騙我麼？

余：我爲什麼要欺騙你呢？

范：（最後的一個希望）那末，你就自己告訴我罷。

余：我告訴你什麼呢？

范：（開始憤怒了）你是不是已經跟別人訂婚了？——一個姓劉的？

余：（有點惱羞成怒）誰說的？

范：那末，你不否認？

余：（希望以憂鬱的聲音感動她）你既然知道了，我還能再欺騙你？

范：（滿含希望地注視着他）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余：前天我不是就說過我錯了麼？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我沒有臉再見到你。但

是我知道你也訂婚了，我良心上才感到減輕了一點負擔……

范：你知道我是在什麼情形之下才答應訂婚的？

余：我相信，你一定很痛苦；因為我在當時，也一樣是痛苦的。

范：你也痛苦？——

余：（不讓她說下去）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我怎麼會不痛苦呢？你痛苦，我也痛苦，兩個痛苦的人又幸而碰在一起，為什麼不應該忘記一切，忘記整個世界來互相安慰一陣，互相陶醉一下呢？

范：（明白了）哦，只是爲了一時的陶醉？——那末，以後呢？

余：以後，……事情既然是木已成舟，有什麼辦法呢？各人只好去忍受自己的痛苦了！

范：爲什麼一定要痛苦？

余：是的，還是會幸福的，我想孫先生是個好人，只要你回去對他講幾句好話，溫存一下，他一定還是很愛你的。

范：（突然暴發）你說什麼？（戰慄地）無恥的東西！（恨極地摔了他一耳光）

滾！

余：（呆了一陣，借此退走）愛情是要為別人的幸福着想的，你再仔細想一想。

（退去）

范：（像一尊石像似的呆立着什麼也沒聽見）……

〔汪奇突然走了出來，李鐘秀已經從亭的後面閃出來了，汪奇轉身退去〕

〔范忽然驚醒似的轉身急走向欄杆處。〕

李：（叫住她）妹妹！

范：（驚顧）誰？

李：我，鐘秀。

范：（突然無力地）哦，姐夫，你怎麼來了？

李：（真誠地）我很難過……我說不出應該怎樣同情你！

范：（微驚）那末你全聽見了？

李： 哦，這也許不應該……

范： （坦然地）沒有關係，橫豎都會知道的。你聽見了更好，免得將來亂造些謠言。

（說着走向欄杆去。）

李： 回家去罷，天快亮了。

范： （抓住欄杆透了一口氣）不，我要在這兒透透氣。

李： 你過來，危險！那欄杆已經朽爛了，下面是懸崖！（輕輕拉了她一把）

范： 懸崖？對了。我好像是站在懸崖的邊上，大家都來擠我，推我，不等到我跌下去，是不會甘心的。

李： （惶急）妹妹，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范： 哦，姐夫你別生氣，我沒有說你。你在這些人當中是唯一的好人。

李： （天真地）那末你就聽我的話，先回家去，我再跟你談談。

范： 你別勉強我。你先回去罷。

李：那我就陪陪你。

范：不要！

李：妹妹，你聽我一句話：克歐的心倒是很純良的……

范：（煩燥地）你又提他幹嗎？他在這兒？

李：他現在躺在我籐椅上等你回家哩。

范：（厭惡地）他還等我？

李：剛才他很暴躁，拿了刀子到處亂找！

范：（這到使她興奮）他要幹什麼？

李：他亂嚷着要殺人，要報仇！

范：（眼睛發出光輝）他居然想要殺人？

李：剛才那態度異常怕人，他山上山下，輪渡碼頭，跑了多少趟，到處去找你，

我怕他闖下大禍，一直跟着他。

范：（緊張地）現在呢？

李：（安慰她）現在已經平靜下來，不會亂來了。

范：（失望地）唔……

李：我勸他：「殺人是要償命的，怎麼可以亂來呢？而且，」我說，「你不是很愛范媽麼？」

范：（嫌惡地看他一眼）——

李：他聽了我的話，就慢慢平靜下來了。

范：（鄙夷地）我知道他不會有這種勇氣。

李：這就是他心地純良之處啊！所以他是很愛你的！

范：（忿激地）他爲什麼不去報仇？

李：報仇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范：（反悔失言）哦，我在這兒講什麼呢？

李：對了，回去罷，他在很痛苦地等着你哩！

范：不，我是不會回去的……姐夫，別勉強我。

李： 哦……（自作聰明地）是的，你別回去。我了解你，我同情你，你是沒有錯的，克歐他也會……我叫他來。（要走）

范： （反抗地叫）不！

李： （楞住了）？……

范： （繼又轉念惟恐其不走開）也好。

李： 好，我去把一切告訴他，我叫他來。（下）

〔范目注其去處，看到他走遠了，轉身剛要向欄杆處舉步，胡子雲已經溜出來了。〕

胡： 二小姐！

范： 誰？——哦，你們今天怎麼都釘牢了我？

胡： 是的，我今晚上隨時隨刻都在注意着你。（稍停）二小姐，我剛才報告你的消息沒有錯罷？他跟那位劉——

范： （厭惡地）謝謝你。

胡：別客氣。唉，我對於你目前所處的這種境遇，真是充滿了無限同情，我想你再不能就在此地了，應該到個什麼地方去走走。

范：（狐疑的·看着他。）……

胡：當然，要到大地地方去，比如上海這類地方。假如你願意，我可以幫忙。因為我這兩天就要飛上海。

范：（死因對待玩童的侮辱似的看着他）……

胡：（有了勇氣。）我的心，令姐她很明白，一定跟二小姐談到過。我這個人決不虛偽，決不欺騙。我這次到上海去，當然打算在那兒長住，不再回來了。我的家庭，二小姐你是知道的，我決不會委屈你。而且我們住在上海，也決不會有什麼問題糾紛發生。

范：（更加漠然地，微帶苦笑地看着他）……

胡：（看看她，有點摸不清）我……我不會說話，但我的這片同情之心是真誠的，我知道你現在心境不佳，但希望范二小姐你攷慮一下，有了什麼決定，

讓令姐通知我一聲，好馬上去準備飛機票。

范：（不耐煩了）說完了嗎？請你快點回去罷，我還有事。

胡：好的，好的，我也不打擾你了，但希望你保重自己的身體。

〔汪奇上。〕

汪：哦，子翁，您在這兒？——怎麼就走了？

胡：唔，小汪，你陪陪范小姐罷，她還不肯回去哩，我不行了，非回家睡覺不可了。（下）

〔范嬌焦灼地走來走去。〕

范：小汪，我求求你，快走開罷！

汪：不，密司范，我是有使命的。

范：看在我們從小同學的份上，你饒了我好罷？你難道也有一套什麼把戲耍耍？

汪：不，密司范，（充滿了同情的聲音）我們是同學，我當然十萬分的同情你。但我現在（看看胡的去處，恐怕他還在那兒）抱歉得很，沒有辦法幫你什麼忙。

范：好得很，這我就感謝你了！你走開罷！

汪：不！余經理要求我來送你回去，他不放心。

范：（急）好了，好了，我會回去的，你請罷！

汪：這是我的責任，密司范！

范：你有什麼責任？我求你：快點走開！否則我要發瘋了。

汪：要把你送回家，我的責任才能了。

范：我自己會走的！

李鐘秀的聲音：克歐，我不送你下去了！你看，妹妹不是在那兒！

范：（頓腳）你！你還不去！

汪：好好，孫科長既來了，我的責任可以了了。

〔汪匆匆遁去。〕

〔范嬌剛剛轉身，孫克歐竄上來攔住她。〕

范：（無語，厭惡而憤恨地背轉身去）……

孫：現在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這不是你的錯，你別難過，別悲哀，過去

的都忘掉它罷，我們重新生活下去。（稍停）我是來接你的，天快亮了，我們回去罷，所有的事情，我都會原諒的。（剛伸手去拉她。）

范：我不需要你的原諒！你走開！走開！

孫：（驚呆了，稍間）……是我不會說話……還請你原諒我。

范：（避開他）……

孫：我原來的意思不過是，你現在應該真正了解我了。只有我才是真正愛你的！

范：（不愉快地轉動自己）……

孫：這班混賬商人，他們知道愛情是什麼？他們只知道欺詐，哄騙，玩弄，享受！而真正的愛情，——

范：真正的愛情？——我找過了，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孫：真正的愛情是有的！比如……

范：（殘酷地）住口罷！你以為你自己是爲了愛情？算了罷，你不過是爲了……

（一轉念，無力地。）我說這些又幹嗎呢？

孫：對了，我們現在不必辯論，讓事實去證明罷，明天，不，天一亮我們就走，離開這地方，到樂山去。我們……

范：遲了，昨天我說馬上就走罷，你不聽，如果走了多麼好，我也就糊糊塗塗地那麼活下去了。

孫：現在一點也沒有遲！我們可以照原來的計劃到樂山去……

范：遲了！遲了！過去的再也拉不回来了！（決然的）你別做夢了！你殺了我也不會跟你走的！

孫：（悲哀地）那你對我連一點愛情都沒有麼？

范：沒有，從來就沒有！

孫：那末，將來，你會慢慢地覺得有了愛情的。因為你現在還沒有真正了解我。

范：我了解你！你猥瑣！渺小！自私！胆怯！我怎麼會愛你？我怎麼會愛你？

孫：（忍耐）你爲什麼一定要刺傷一個人的心？

范：我爲什麼不可以？別人早刺傷過我了？

孫：（怒）你要逼得一個人自殺麼？

范：自殺？（驚奇地看着他）你不會的！（冷然地）你沒有勇氣！

孫：（狂怒）你侮辱我？你侮辱我？你這種人只配讓別人侮辱！汪奇跟胡子雲把你當着一個東西在賭博！你就該受這種侮辱！

范：東西？這倒對了，我是一個東西，一會兒讓你們奪來奪去，一會兒又被你們踢來踢去！是的，我是被侮辱了，我成了一個東西！可是你，連侮辱我都不敢！

孫：（狂怒地抽出刀子）我要——（跑過去抓她，舉刀）

范：（眼睛亮了起來，希望地）好，克歐，你這才像個男子漢！（挺起胸來）

孫：（軟下來）我不能！我愛你！

范：（嫌惡地叫）我不愛你！滾開！滾開！懦弱的東西！滾開！（把他逼退過去）滾開！（突然一轉身，衝向懸崖欄杆處，用手拉斷它，要縱身而下）

孫：（丟了刀，搶上一步拖住她）你做什麼！你做什麼。（拖她下來）

范：（掙不脫）你們把我放在懸崖上，推來推去，恨不得讓我摔死！可是爲什麼又不讓我自己跳下去？（看見地上的刀，使勁摔脫孫的兩手）走開！

〔脚步聲，驚呼聲：「什麼事？什麼事？」〕

孫：你！（張手攔住那斷欄杆。）別！

范：（上前一步，讓孫更貼近欄杆時，猛然抓起刀來，猛力自剖其腹）

孫：（狂叫）范媽！（跳下來奪刀）

〔李鐘秀自亭後路上奔出，汪奇，胡子雲，余友楠自亭前路上奔來。〕

〔孫克歐奪下刀子，范媽已倒在血泊中。〕

衆：什麼事？什麼事？

孫：（丟下了刀子，哭）她自殺了！

〔李鐘秀托起范的上身。〕

李：妹妹！你怎麼——

范：
（微睜開眼，向衆掃視。）是我自己，刀子我家裏的。……你們都是正人君

子，……我應該死了！

〔天亮了。烏鴉自林間飛過，慘叫而去。〕

〔幕落。〕

——第七場完——

第三幕完。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晨三時寫畢

• 懸 之 崖 戀 •

刊 行 者 :

著 者 陳 白 塵

發 行 人 吉 少 甫

刊 行 日 期 三 十 六 年 八 月

基 本 定 價 六 元

考 益 出 版 社

上 海 山 陰 路 恆 豐 路 七 十 七 號

有 版 權 • (1—2000) 羣 (1038)

3

6	
34	